

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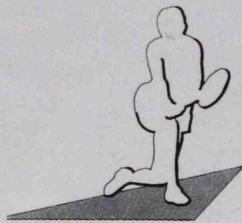
26 MAY 2008

嚴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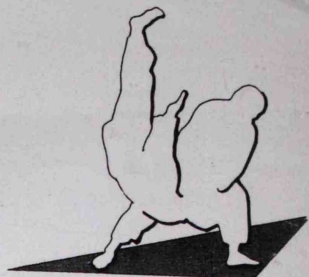
「我們活着的人，生命已經不再屬於我們個人，
我們的生命裏包括了那些
為了民主，
為了自由，
為了美麗的祖國，
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
付出生命的我們的同學、同胞，
他們的生命已經融合到我們的生命裡。」



運動醫學



小衛 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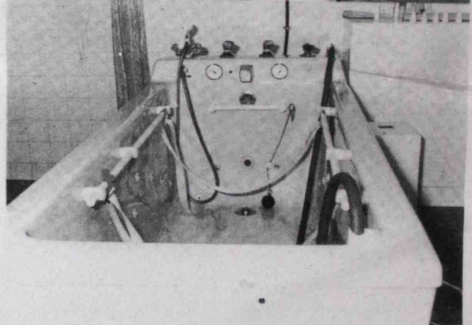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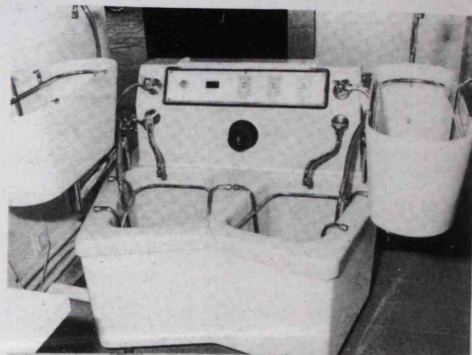


運·動·醫·學·在·香·港

在香港，運動是一項頗受歡迎的活動。經常保持適量的運動固然對身體健康有着很大的益處，但是過量的運動却會帶來運動勞損，而且在運動的過程中，少不免都會有受傷的危險。對於運動受傷的治療和對運動員作出輔導的服務，香港就有兩處地方提供，一位於沙灣，另一則位於銀禧體育中心內。啓思記者就兩間中心提供的服務分別訪問了方津生醫生和錢銘佳博士。

沙灣運動醫學中心的工作包括：

- (1)預防受傷：他們會通過展覽和印製小冊子來教導市民如何防止受傷。例如在第一次跳水時不要頭先入水，又例如熱身的重要性等等。
 - (2)檢查：該中心有很多先進儀器來檢查運動員身體的狀況。例如心肺功能和肌肉的測試。
 - (3)治療：對受傷的運動員，他們會提供治療的服務。治療的對象是廣大的市民，首次收費一百五十元，以後每次只收七十五元，收費相當廉宜。
 - (4)康復：為病人提供物理治療，使他盡早回復economic & physical capabilities。
 - (5)研究：中心的醫生正在進行關於運動醫學的研究。例如在香港，不同年齡人仕的一般運動量是多少？又例如幾多歲開始學習游泳最好呢？
- 最後方醫生表示，他們的研究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公佈，而另外他們也會參加一些關於運動醫學的研討會，和各地的專家互相交流心得。



水底按摩及水療系統
Underwater Massage & Electro-Galvanic Bath Alternate Jet Arm and Foot Bath System

位於沙灣的運動醫學中心

據方醫生表示，運動醫學並不是一門專科，而是集所有專科的一部份而成，例如腦科、眼科、骨科等等。

這一間運動醫學的中心，是屬於香港復康會的，而由香港大學骨科學系幫手管理。最初經費的來源是三百五十萬的捐款，之後要靠提供服務時的收費來平衡收支。中心會為一些行政人員提供Executive fitness test，為他們檢查身體的狀況和向他們作出輔導，每次收費三千元左右，所以收支勉強可以平衡。

方醫生表示，由於中心的人手還未十分足夠，故並未廣泛宣傳。但當中心的人手逐漸足夠時，他們便會為中心宣傳給廣大市民知道。

該中心的工作人員包括了各方面的專家，例如：體育科、心肺科、心理學……等等。而另外，中心還有很多名譽顧問從旁協助。



上肢肌能測試儀
UBE Upper Body Isokinetic Exercise Ergometer

銀禧體育中心運動科學部

運動科學部前身為銀禧體育中心與中文大學合作（於八六年四月成立）的運動創傷治療室，後來於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幕。現時該中心擁有價值二百五十萬元的先進儀器，部門人手除錢博士外，還有物理治療師、實驗室助理、行政助理和兼職運動營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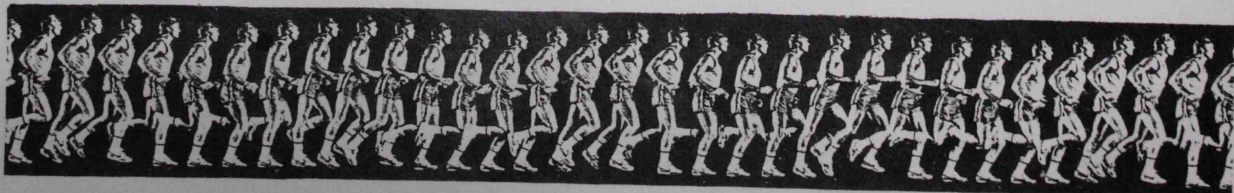
該中心經費主要是來自馬會。他們提供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銀禧體育中心的獎學金運動員或中心屬會會員。他們提供的服務包括體能測試、營養指導和運動創傷診療室服務。

運動科學服務主要為本港頂尖兒運動好手提供個別運動科學測試及教育服務。服務內容因應不同運動項目的需要而定，主要研究運動員的身體系統對於不同訓練有甚麼生理反應，使運動員明白自己生理上的優點和缺點，從而以訓練配合，改進自己的表現，並減少訓練過度的危險。除了和其他機構合作進行測試外，運動科學部還向有關機構提供協助，推廣運動科學。此外，運動科學部還不時和外地交流，例如出席漢城奧運會議。

運動科學部內的運動醫療計劃，是和中大的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合作的，旨在提供全面的醫療及健康服務，使香港的運動員能夠保持最佳健康狀態，有最佳表現。除了診療服務外，他們還提供各類預防及康復服務，而中心聘請的物理治療師則會教導運動員如何預防受傷及在受傷後如何做運動幫助康復，並配合運動科學和營養兩方面，測試運動員的健康狀況、體重等，因為這些都和運動員受傷很有關係。

運動科學部現聘有營養師分析及改善運動員的膳食，並為個別運動員提供指導，解決由於營養引起的健康問題。

錢博士表示，將來的運動科學部有可能把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分開，並且藉着國際交流來交換彼此的心得，以及購買多些儀器，使運動科學部的服務更加完善。



運動有益身心……當真？

在香港，每年有大約五至六千人因運動受傷而被送入醫院。運動雖然有益，但我們必須確保方法正確和顧及安全。有很多因運動而帶來的意外，其實都是可以預防的，只要我們小心注意一些簡單的守則便行了。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受傷例子及其預防和急救方法。

皮膚受傷

皮膚受傷可以引致破傷風。因此，預防疫苗注射是很重要的。傷口應用清水或溫和的消毒劑洗淨，除去污物，並用紗布蓋着，一兩星期內便會自癒。而較嚴重的傷口，則應把傷者送往急症室，由醫生或受過訓練的護士治理。

頭部受傷

頭部受傷可立刻或在數天內造成腦部充血，血液壓迫着腦部組織，足以致命。頭部受傷的徵狀是不清醒、嘔吐、癱瘓、脈搏減慢、瞳孔對光線失去反應等，頭部受傷應立即治療。

肌肉抽筋

肌肉抽筋是一個突然、不能控制、疼痛、持續的肌肉收縮。熱身、舒展以及適當的訓練可以減少抽筋的發生。血液中不正常的鈣、鉀和鎂的濃度，以及衰竭性關節炎，也會造成抽筋。若有肌肉抽筋，應把該肌肉舒展，以及輕輕擠壓。當抽筋停止時，也應繼續休息一下，不然，抽筋會再次發生。

韌帶損傷(Ligament Sprains)

韌帶的作用是增強和保護一個關節。當關節受太大壓力時，韌帶便會損傷。損傷是指韌帶部份或完全的撕裂。完全撕裂會做成關節不穩定，是需要手術治理的。

膝和踝的韌帶是很易會損傷的。踝的損傷，通常用貼膏和物理治療便會痊癒。休息、提起受傷部份、冰敷和止痛藥都可以控制腫脹和痛楚。

膝韌帶的創傷比較複雜。膝的其中一條韌帶前十字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經常會在扭動和跳躍的運動中撕裂，若被疏忽了，病情會惡化，膝變得穩定。

半月板(menisci)是兩塊半月形的纖維軟骨。它們穩定膝關節，並大大減輕骨頭軟骨的壓力。半月板在膝關節扭動時容易被撕裂。創傷後數日，膝部有腫脹，之後膝關節會突然不能被完全伸直，做成扣死(locks)。但是扣死也會突然消失。毀壞的半月板應延醫治理或從身體移走。今天，藉着關節內窺鏡的幫助，治理半月板的手術可在細小的切口進行，這大大減少康復時間。

肌肉和腱(Tendon)的撕裂

若運動前沒有足夠熱身和舒展，肌肉和腱便有機會撕裂，尤其是在小腿肌肉中部、跟腱(Achilles Tendon)、大腿肌肉和手部的雙頭肌。在撕裂的部份會有腫脹、皮下出血等症狀。

部份肌肉撕裂，通常經休息後便會自癒。把

受傷部份提起、冰敷以及用繃帶輕紮着受傷部份會有助減輕腫脹和痛楚。局部止痛劑或溫和的口服止痛藥，例如Panadol會有助減輕痛楚。

物理治療能加速痊癒，也能確保痊癒後有足夠的活動性和力度。

若肌肉完全撕裂，則必須延醫治理，其症狀包括失去活動一個關節的能力。跟腱(Achilles Tendon)的撕裂，除非經手術治理，否則會導致腳踝永久性失去活動能力。

腱的創傷也會發生於手指背後，例如當手指被硬物碰傷時。由於伸肌(Extensor muscle)的腱受破壞，手指便會垂下，造成錘手指畸形(mallet finger deformity)。

骨折與脫位

皮膚開口的骨折會做成骨的感染，骨折的部份也可損傷血管和神經，做成壞疽(Gangrene)和癱瘓(par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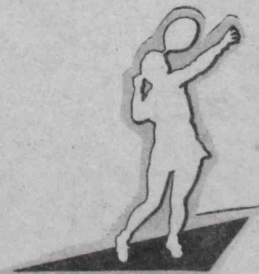
斷了的腿可暫夾在另一隻腳上，斷了的臂可暫時夾在軀幹上，這做法可以固定有骨折的肢體，防止進一步的損傷。

折斷的骨只要被固定在一個適當位置，骨折自會痊癒。

當關節承受不正常的壓力時，脫位便會發生。肩、肘、手指、體、膝和踝是最容易有脫位的地方，且通常和骨折一同發生。

下背痛

若身體經常維持在一個不良姿勢，下背痛便會發生。若彎着腰去舉重物，肌肉的撕裂、韌帶的損傷和椎間盤脫位(Prolapsed intervertebral disc)便會發生，後者可能會導致腿步皮膚失去知覺和坐骨神經痛(Sciatica)。通常在硬床板上臥床休息後便會自癒，但嚴重情況則須手術治理。在康復期間，游泳是一種安全的運動。



脊髓創傷

脊骨折斷或脫位，會導致脊髓受傷，弄成上肢、下肢或四肢癱瘓。一個脊髓創傷的普遍原因，是在淺水處潛水。通常，癱瘓後是很難痊癒的，所以，在潛水時，記着：下肢先下水。

運動時突然死亡

正常來說，運動對心臟有益，但當有血管硬化時，缺乏足夠血液到心臟，在運動時或運動過後短期內，死亡便發生。就算是年青人，也有這個危險，因有些心臟病是不容易被一般人察覺得到的，所以，應該給醫生檢查一下。

中暑

在炎熱和潮濕的天氣，中暑特別有機會發生。中暑的意思，就是身體不能把過量的熱散去，而身體的溫度，則提升到一個危險程度。通常，一個人缺水，中暑的機會是較大的，因為水份可成爲汗液，把熱量帶離身體。

中暑的徵狀包括：肺部有被燒的感覺，呼吸困難、皮膚乾燥和赤熱、頭暈、作悶和不清醒。若不及時治理，死亡隨即發生。

預防的方法是在運動前飲用足夠食水。對於一個健康的人，是不須飲用電解質飲料的，因為，在出汗後，濃縮的血液已有足夠的電解質，飲用普通食水已是足夠了。但是，在游泳前，切勿飲用過量食水，以免引致嘔吐。

治理中暑的方法，包括把下肢微微抬起，使頭部處於身體較低位置，洒凍水於身上，並立刻送病者往醫院，由醫護人員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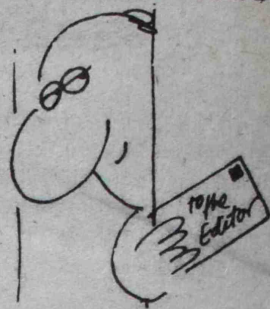
鳴謝

港大骨科學系
銀禧體育中心

方津生醫生
錢銘佳博士



幹事通訊



這是 光明與黑暗 爭戰的日子

自胡耀邦去世後的一連串民主運動，像黃昏的夕陽，映照萬里紅霞，鼓舞人心。人民重漫了七十年前的舊夢，再和民主自由打了個照面，民主自由縱使不是今天垂手可得，但已足令在未來的日子中，千千萬萬人誓願投身追尋。

夕陽次隱於遠處的不可知處，是絢爛的，也是悲壯的，天地都染得通紅，就像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的台階，染紅人民的心靈一樣。黑暗將臨大地，血的鮮紅給黑幕籠罩，直至人民的肉眼不可見為止，但心靈卻始終感受到。

今天黑夜已經降臨，民運進入了另一個時刻，一個考驗人心的時刻。

十年的改革，剝那間灰飛煙滅，過往間續維持的自由言論氣氛，亦不復存在。電視台的廣播，只見一張張滅絕人性的臉孔，在張牙舞爪，以吞噬人民的血肉為樂，使今天的黑暗更形黑暗。

我們還有甚麼？我們還有甚麼？

香港人在今次事件上的熱切表態，叫大家再一次認清楚自己的身份角色。我們以往是過客，是過客的後代，是殖民地的次等公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但到今日，誰也應該明白到，這一切的身份都不是真正的身份，我們仍是和十億的人民心連心，流着一樣的血液的。

看見國內的同胞在受苦，我們的心強烈在扎痛，可能很多人流淚痛哭不下數十次，捶胸頓足，達問蒼天為何，仍是未得答案，但傷痛之餘，大家都知道今天香港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近百年香港孕育了一班革命烈士，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曾在醫學院就讀，香港更成為推翻滿清暴政的重要革命根據地。到了今天，這個在大陸東南一隅的城市，要再次為祖國的出路效命，這不是一時的爆發，而是長期的抗爭。

一次代表醫學會出席在瑪麗舉行的醫護同人追悼會，全數的講者，包括自己在內，都呼籲大家要冷靜理智，緊守崗位，攬好香港的內部安定團結。這時候，我們除了要以勇氣，作出種種支援民運的事情外，更要以耐性，以理智，反思當前局勢。

黑暗雖然絕不光輝燦爛，但卻是反思的好時機，是迎接黎明的預備期。

民運必有出路，這是我們應持守的訊息，就像身處黑夜時，要深信黎明必再來，紅日必再高懸天上一樣。

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需要不少的勇氣和忍耐。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在倫敦飽受德軍轟炸的時候，說：「這是最好的時刻！」

他似乎是在痴人說夢，但其實卻是在黑夜最深沉處，看見黎明的光亮。

這樣的道理，我們明白嗎？我們是否願意在黑夜中，充當領航燈，讓許多驚慌惶恐，不知所措的心靈，步向黑夜的盡頭，黎明的出處嗎？

這樣的角色，我們應該不陌生，當初進醫學院時，我們不都是希望為更多在黑暗中度日的病者，帶來光明嗎？

也許這篇文章，會叫你失望，因它沒有太多的答案，相反可能帶出更多令你費解的問題，但我仍願意相信，你能為更多的人，帶來更多的希望。

這是光明與黑暗爭戰的日子。

屠城後第八日·凌晨

外務副主席

莊義雄

後記：本來想借一些篇幅，多謝在今次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中出過力的同學，但再想這並不太恰當。畢竟大家不是為幹事會做事，而是為祖國的前途、自己的前途奮鬥。無論如何，同學的熱誠和投入，叫我深深感動，也叫我認識很多先前於我陌生的美麗心靈，這相信是我以後生活和工作的支持，也為今次醫學會能協調院內外人士，在國運上盡一分力，深感慶幸。

Glaxo

DUNCAN'S
FLOCKHART

VOLMAX
TRANDATE
DERMOVATE
BETNOVATE

Allen & Hanburys

ZINNAT

Glaxo Laboratories

BECOTIDE
BECODISKS

ZINACEF
FORTUM
ZANTAC

VENTODISKS
VENTOLIN

Glaxo Hong Kong Ltd
18th Floor West, Warwick House, Takoo Trading Estate,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ephone: (85) 600524 Telex: (85) 953302

福音雙週

盧子

香港大學醫學院基督徒團契舉辦的「福音雙週」已結束多時，但同學如有興趣了解醫學院基督徒團契的歷史和「福音雙週」的籌備工作，相信以下的訪問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啓：啓思人

福：「福音雙週」籌委

啓：醫學院團契的歷史是怎樣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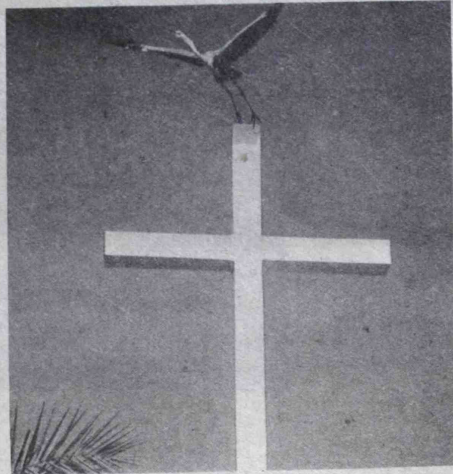
福：其實醫學院團契是直屬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H. K. U. C. A.）的。大約在五、六年前，C. A. 改憲，將權力下放，各院系的團契就在那時成立。在未改憲之前，醫學院同學已非常活躍，好幾年的 C. A. 主席都由醫學院同學擔任。

啓：照我所知，其他宿舍例如何東夫人紀念堂都有它們自己的團契的，是嗎？

福：對的。其實，最初自發性查經是由一位由外國回來的醫生發起的。他將門徒訓練（Disciple Training）的意念帶回香港，就好像耶穌和十二門徒的關係。這意念先由醫學院開始，直到現在，何東夫人紀念堂和太古堂都有他們的查經小組。

啓：醫學院團契的形式在這幾年來有甚麼轉變呢？

福：醫學院團契在最初的一、兩年並不活躍，每年大約有三次聚會，而參加的人也不多。三年前，有些同學認為由於基督徒醫學生要面對多方面的衝擊和教會危機等問題，醫學院



應有一個較理想的團契，所以聚會增至每個月一次，並且嘗試加插崇拜等不同形式；但反應也不是太好。直至去年，可能同學的歸屬感強了，週會的次數也頻密了，至今已是一兩星期一次聚會。

啓：今年是第幾次舉行「福音雙週」呢？

福：是第一次。舉行「福音雙週」的目的，是希望以不同形式，例如書展、佈道會等，將福音傳開去。我們希望選擇一個中心思想，是醫學院同學都想知道的。

啓：以午間音樂會為例，你們是怎樣選擇歌曲呢？

福：我們選擇的歌曲，都圍繞着一個主題，那就是醫學院內人際關係的問題和福音的關係。我們選擇的歌曲都是希望向同學帶出人生的意義和創造世界的意義。

啓：午間演講的內容又是怎樣決定呢？

福：由於我們的展板已經以比較理性的角度去分析信仰的問題，所以午間演講就嘗試以心理學——一個感性的角度去分析基督教，例如我們對神有甚麼要求等。

啓：佈道會是由楊牧谷博士主講的，題目是否由他自己決定呢？

福：佈道會的題目是依着我們心目中的主線由我們決定的，至於內容，則由講者發揮。其實，我們在整個「福音雙週」的籌備過程中，都希望以醫學生本身的角度去分析同學們所受的種種壓力，和福音對他們的意義。最表面的壓力可能是讀書方面，跟着是人際關係的疏離，和自己能力的局限性。

所以，我們想帶出福音對這幾方面的訊息，但我們又不可以忽略一些根基知識。午間音樂會和佈道會就是希望針對以上的問題，而根基知識就以展板來表達。

啓：你們對今次「福音雙週」有甚麼評價呢？

福：以午間音樂會為例，我們有派發問卷給參加的同學。得到的反應也不錯，大部份同學都認為音樂會可以啟發他們一些對人生的想法，並且表示有興趣參加佈道會。午間演講參加的人數也不少，同學也踴躍提出問題，可是有部份問題是未被解答的。

啓：佈道會是「福音雙週」最重要的一部份。我想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想多些了解我們這個信仰，甚至決志信主呢？

福：決志的同學約有十個。雖然我們沒有預計有多少人會決志信主，但比起其他的佈道會，人數是少了些。這可能是因為當日大部份參加的都是基督徒吧（這也是其他許多佈道會遇到的問題）。對於當日決志的同學，我們有跟進的工作。

啓：明年會否繼續舉辦「福音雙週」？

福：我們每年都有一些福音活動，但明年會否再舉辦「福音雙週」，就要由明年同學決定了。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J.T.

對於一些疾病如癌症、愛滋病和遺傳病等等的研究，在短短數年間，都有突破性的發展。這種種成果的背後，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的研究是功不可沒的。分子生物學包括認識細胞正常操作和在什麼情況下一個細胞會引起病變，繼而引起疾病。當我們懂得這方面的知識後，就可以幫助我們醫治某些因不正常細胞所導致的疾病，更進一步防止細胞出現病變。

有鑒於分子生物學對認識疾病的起因和療法有這麼大的貢獻，港大醫學院便於今年成立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專門從事上述的研究。其實，港大幾年前已經有設立這研究所的構思，但到近來這個構思才能得以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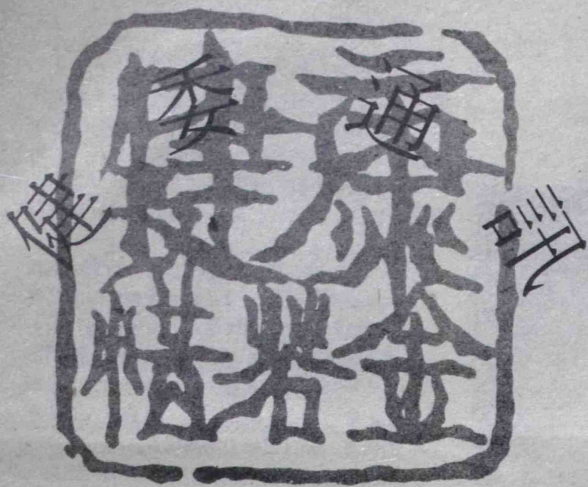
直到現時為止，該研究所仍然維持一個很初步的階段，它暫時是由一個Interim Management Committee管理，Prof. Boyde（生化系系主任）是該委員會的主席。而簡悅威教授就是這研究所的honorary director。其他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達安輝教授和吳文康教授等。至於permanent director，簡教授正在聘請中，並預料會在今個月物識到適當的人選擔任該職位。

關於地點方面，目前位於沙宣道的Laboratory Animal Unit 正進行擴建工程，建好後其中三層便將會是這研究所的所作地，所佔面積大約是九百平方米。該擴建工程預算可在1991年完成。而目前這研究所便只能暫時借用生化系的一些地方來工作。

據簡教授稱，他們現時還未有實際的工作計劃。在五月中，來自不同學系而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工作人員，便開了一次會議來討論這研究所將來的工作和未來的發展。簡教授希望能從各方面得到最優秀的人材擔任研究員，但他認為購買儀器和員工的薪金等財政開支仍是一個問題。

這個研究所將會集中於分子生物學用在醫學上的研究，而主要研究一些香港常見的疾病。簡教授謂，中文大學和香港將來的第三間大學都會設立Biotechnology Centre，但他表示因為他們都是把分子生物學的知識應用在工業上，與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所從事的基本科學和醫學研究採不同路線，他們的研究工作將不會和港大重疊的。

鳴謝：簡悅威博士



偶然回首

士心

加入健委已經有一段日子，回想接觸健委的第一次，就是在新生日那天，我們一羣freshman到健委房參觀。這房間是十分凌亂的，四處佈滿了雜物，櫃裏又是一團糟，枱上就擺滿了健委人大陸遊玩的fussy相，還有一張利用相片剪貼的健委人漫畫。所以，當時健委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上下一起fussy的組織。健委人向我們簡單介紹了健委，他們又興高采烈地叫着薇老闆，說她怎樣的英明神武，領導有方，對她是讚不絕口。我心想這女子一定是fussy，能令這羣健委人玩得開開心心，有機會一定要認識這女子，看她如何神通廣大。

第二次接觸健委是在迎新營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們一組人坐在一起討論，忽然間一羣人從四方八面包圍着我們，打斷我們的說話，然後一個女子企出來大發議論，說得津津有味，原來這女子並非別人，就是久聞其名的薇老闆。她說的大概是PHC(Primary Health Care)的理念，把一大堆東西送進我腦子裏。可惜，自己實在太疲倦了，所以當她和一羣人離去後，我最有印象的就只有一句「請加入健委和我們一起玩吧！」結果，我對PHC仍然是一知半解，我想大概是指預防勝於治療和病向淺中醫等道理——這些我倒是很認同的，我想如果父親能夠及早察覺那些病徵，也許他能逃過大難。

現在，另一段往事又再浮現眼前。當時，我中學還未畢業，而父親已躺在醫院裏，有一次母親和我去探望他，可能媽媽知道他時日無多，便問他：「你想你這兒子將來讀甚麼科目呢？他成績還不差呢！倒也能如你所願的。」如果當時父親說最好是電子或電腦等，也許我已是中大二年

級學生，整天在電腦或電子零件堆裏埋頭苦幹，甚麼PHC也不會在我腦海裏佔一席位了。但是，他含着淚，很慈祥地說：「志，讀甚麼也不要緊，只要你有興趣就行了。」這一句話確使我為難，我自問從未想過自己的興趣是甚麼，只覺得這是一種很抽象的感覺；以往，亦只是為讀書而讀書，但無論如何，我緊握着父親的手，點點頭，眼淚像泉水般湧出來，但始終沒有流下。

自此以後，我也不知是否為了這幾句話，不斷地尋找、嘗試，輾轉之間，進入了Medic。我的好友元說：「志，你有些聰明，讀電腦是最適合的，而做醫生是要靠經驗和記憶，這是不適合你呢！」我答道：「興趣與適合與否沒有大關係，反正我根本不聰明。」元和其他朋友又問：「如果你發覺醫科也不是你所愛，你怎麼辦？」這回我無言以對，也許只能嘆一句造物弄人，因為母親很希望我能夠成爲一個好醫生，所以我根本沒有勇氣提出我要轉系。

但幸運地，我漸漸對醫科感到興趣，而健委從中對我的影響也不少呢！

在開學初期，健委舉辦茶聚招攬人手，我便好奇地去看看，這次，衆多的健委人介紹了健委的工作和理念，又和我們這羣freshman傾談；而且薇又來了，她說了自己在健委的感受，又道出一個弱智兒童背後的故事，原來，她不只是一個fussy的女子，她對醫學有一份熱誠，對我們這些師弟們也很關心，我開始明白到健委人為何這樣愛戴她。就此，健委給了我一份親切感，我決定要親身體會健委的工作。

接踵而來的就是一次醫院探訪、一連串講座和社會服務。平時，在Medic裏就是上lectures、抄筆記和副屍，偶然也覺得沒有意思，這樣辛苦爲了什麼？然而，透過健委的工作，從被訪病人的笑容，講者的肺腑之言和公公、婆婆的一聲感謝中，使我領略到做醫生的意義；使我感到現在辛苦多一點，將來病人就會受益多一點，（這似乎是在唱高調，但不管是否做得到，有這想法總是好的。）這一切一切都使我培養出對Medic的興趣，對健委的興趣。

還記得，在每次健委人的Discussion中，如果薇在場，她多數都會講一些故事——病人的苦況、醫生的無奈、缺德醫生的劣行和醫院制度的流弊等。每次她談到這些，總是黯然神傷，臉上流露出無限的不忿和無奈，我總想叫她不要說下去，以免她太感觸；然而，她一定有她的目的，也許是爲了使我們早些了解將來的醫生生涯，做好心理準備罷，所以我每次都只是默默聆聽，把每一個故事銘記於心，和細心想想其中意義。

經過一連串的活動後，我正式加入了健委，真估不到還要協助老闆安去處理健委的事情；可是，我只是一名新丁，甚麼也不懂，又沒有甚麼領導才能，所以，到目前爲止，我根本不能幫忙些甚麼，甚至連自己的本份亦做得不好，實在令安辛辛苦苦了，真是有點內疚，請老闆和衆健委人多多原諒，將來，我一定加把勁的！

現在，薇雖然落了庄，但她仍然參與健委的活動（並不是幕後主持大局的老頭子），她工作時十分認真，玩時又很fussy，很可愛。肥周說薇是一名奇女子，我很同意，也很佩服她，她一心一意做個好醫生，沒有絲毫「灰」的感覺，對健委又是完全投入，實在十分難得；對祖國呢？她一樣很積極，她說：「人人上街遊行，支持中國學生，反對暴力鎮壓，難道自己埋頭讀書和睡覺嗎？」說這話時又激動，又無奈，實在令人感動。我想，若她身在北京，可能……

反觀自己又怎樣呢？我想在這次學運中，不是學運，而是國難中，我很關心。遊行、籌款、寄信也有參與，但我並不很積極，可能我是懷疑自己的能力，我能做些什麼？

不過，無論這些慘痛的民主鬥爭結果如何，也喚醒我對中國同胞的感情，對民主自由的熱愛。但我認爲民主自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我們只是喊着要自由，要民主，但我們有否認真的努力去實現這理想呢？就算現在確實在埋頭苦幹，我們又有沒有恆心爭取到底呢？我真是怕！我怕到這件事完滿解決後（希望如此），我們可能會大事慶祝一番，接着一切的偉大願望便隨之

而煙消雲散，酒艇們繼續勤書，啓思人繼續出啓思，健委人繼續鑽研 PHC，地球繼續在轉動，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全沒有半點痕跡。

我就是覺得空談民主愛國很容易，而要實踐就已經很難，若要貫徹此終，堅持到底就更是難上加難。所以，我很敬佩北京的高校學生和市民，還有外省高校學生，他們有着無比的勇氣和毅力。烈士們請放心，雖然事後可能是平靜了，但你們的血不會是白流的，我相信全球中國人（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人外）心底裏確是起了民主愛國的暗湧，你們的血打開了中國歷史的新一頁，我堅信終有一天人們會完成這一頁悲壯的歷史，縱使現在可能還不是時候。（可惜中國人已等了幾千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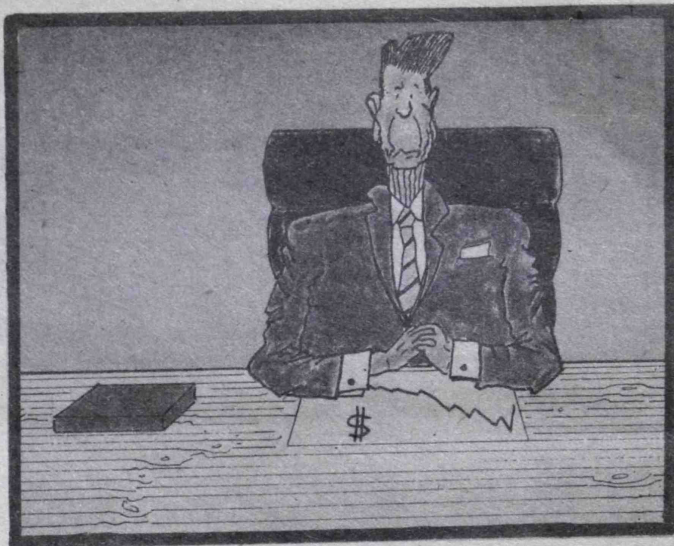
夠了，我應該寫健委，竟又寫了些國難，這些大家聽得太多了，也許已經感到麻木。提到麻木，又回想起另一段說話。

開學前，一位舊同學對我說：「志，做醫生，面對病人，面對死亡太多了，很容易變得麻木，我相信你不會這樣，是嗎？」我猶疑了一會，苦笑說：「我當然不想這樣，但世事難料，我根本不知將來的際遇如何，又怎知自己會變成甚麼模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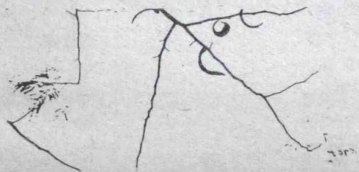
然而，現在若她再問我同樣的一條問題，我會說：「我加入了一個組織（不是反黨組織），它給我一些啓示，加強了我的信心，將來就算不是一個好醫生，也絕不會是一個感情麻木的醫生呢！（又唱高調！）」她一定以為我跟她一樣信了教，做了她的好兄弟，可惜，我還不是！

夠了，還是讀書吧！

呀！且慢！這篇文章可能成為把我和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的證據，請看完此文章後把它燒毀，多謝合作！（哈！哈！）



記得第一次開會是在三月初，剛好是考畢 SECOND TERM-TEST 的時間。我再次帶着疲倦的身軀踏足醫學院。當時我才發覺自己的責任原來亦不算輕；要在這個 MEDSO 財政出現危機的關頭，去負上一些關乎 MEDSO 生死存亡的工作，壓力自然不小。只怪自己發覺得遲，要全身而退，恐怕已經很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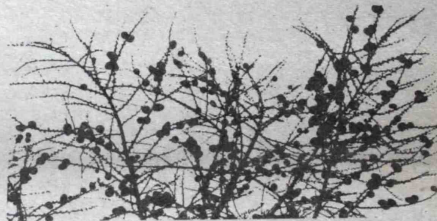


或者上天要我這入世未深的小子見多點世面，GALA 的程序也是一波三折的。首先，AMSA 因為資金不足，已於三、四月間去找 GP 贊助；學運期間，醫學會亦曾以本身名義向私家醫生籌錢。要知道 GALA 的收入有九成以上是來私家醫生，但醫學生一而再，再而三去打擾他們，到底那些醫生還會不會理會我們 GALA 呢？這又對我們的籌款計劃有什麼影響呢？這些問題就令我們籌委頭痛不已。有人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就是以慈善抽獎券來取代電影首映，一來可以減低我們的工作壓力，因為辦慈善抽獎券的人力和涉及的瑣碎事項比辦電影首映籌款少很多，二來抽獎券不需要以三萬多元作成本。雖然搞慈善獎券有着這麼多好處，但開會投票結果仍然是 GALA 勝出。照我估計，當中有兩個原因：一、部份籌備工作已經開始進行，不想半途而廢；二、籌委當中保守派的力量比改革派大。



在選片方面，籌委內部亦曾發生一些小意見。我們本來已選定了兩齣戲，一齣是 HER ALIBI，另一齣是現在的 TEQUILA SUNRISE。投票時 T. S. 本來可以輕易勝出，但一籌委卻堅決否定 T. S.，因為他對看試片時出現的男女一齊出浴的鏡頭感到不滿（在 HER ALIBI 一片中，男女主角是分開沐浴的）。部份成員亦被他影響，以致數次投票結果都是兩齣戲各佔一半票數。不過，最後還是 T. S. 勝出，可能這就代表籌委的思想始終比較開放吧！

六月天，北京發生屠城事件，加上 THIRD TERM 功課壓力大，身心大受打擊之下，大家都把 GALA 的事拋諸腦後，一切 BRIEFING 都推至 TERM TEST 之後。這令到 GALA 白白損失了數十位不太 KEEN 的 TICKET-SELLERS，爲了此事我更覺得自己「抵打」，今年 GALA 若失敗的話，自己亦可以說難辭其咎。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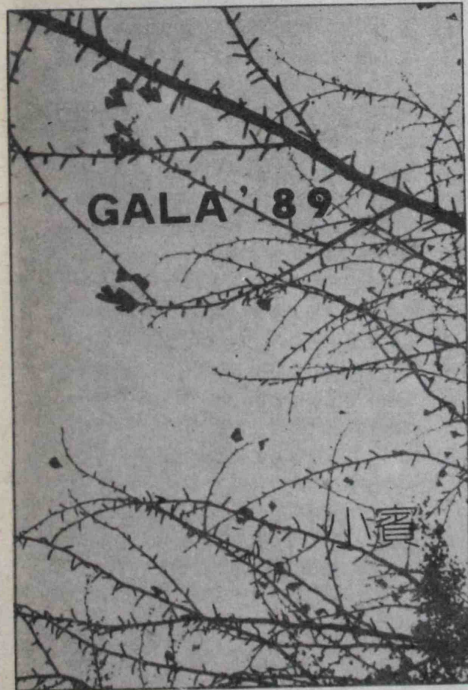


經過這事以後，我深深體會到「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意思。若不是近數年，醫生和同學的態度都似理不理，就不致弄成現時 MEDSO 的財政危機。不過想深一層，MEDSO 每年大約支出數萬元，大部份花在啓思、健展、ELIXIR 貸款。一個如此龐大的開支，除了依靠在職醫生外，差不多沒有其他辦法可言。我總覺得醫生肯買戲票或捐款就是很慷慨；對不買票、不捐款的醫生，我們卻不能說他們吝嗇，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義務去幫 MEDSO，尤其是那些非港大畢業的醫生。基本上，所有有關醫學會的活動，大部份受益人都是醫學生自己，譬如 MEDIC BALL 和 GALA 的免費門票。本人覺得若然要參與，就必須付出，所以對以上活動，醫學生是極之應該付點入場費的。再者，若所有活動的費用都由醫贊助，實在有點兒那個。



在這個財政危機下，相信受影響最大的要算是啓思了，估計除非醫學生肯每人付出每期約三元的代價，又或者啓思人自己替啓思籌集經費，否則的話，啓思「執笠」之日，可說是指日可待了。

最後，希望所有醫學生都盡量積極參與，不要大依賴別人，只有這樣，MEDSO 才有它存在的價值。



記得入了醫學院之後不久，因為推不卻 FIN SEC. 阿KEN 的拳拳盛意，自己終於加入了電影首映八九籌委的行列，亦行出我這艱苦歷程的第一步。

北 京 學 運

反 省 與 再 思

小園

自胡耀邦逝世後，中國一羣熱血的學生爲了爭取自己的理想，發起了一次歷史性的學生運動，他們以和平的方式爭取，不少市民也起來支持，但可惜的是，這羣學生純潔的心卻被無情的政府以機槍及坦克所打碎和碾碎，他們的希望被鮮紅的血肉所掩蓋。但他們的血是沒有白流的，他們無懼的精神卻將全球的中國人喚醒，將他們的心燃點起來了。以香港爲例，曾幾何時你可以看見有一百多萬的香港人站起來，他們的心向着同一方向，爲的是支持這羣愛國的學生，爲的是爭取更大的民主。

作爲一個學生，我們在這件事當中究竟做過些甚麼呢？它所包含的意義又是怎樣？在將來的時日中，我們又應該擔任甚麼角色呢？筆者願意在此和大家探討一下。自從北京有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靜坐及絕食的時候，香港一羣十數人的專上學生也以絕食來聲援北京的學生，這可說是爲香港支持北京學生運動展開一個序幕。跟着以後，不斷有團體、學生組織到香港新華社的辦事處請願，希望中國政府能夠與北京學生進行對話，藉此結束這場廣大的學生運動。很可惜中國政府卻像聾子般始終沒聽到學生的呼喊。在這段期間，香港的學生只是利用靜坐、遊行集會的方式聲援北京的學生，他們並且爲北京學生在香港進行籌款，利用捐款替北京學生購買日用品及食物，他們雖然關心中國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但畢竟這裏與北京遙遙相隔，我們大部份只可以在精神及物質上支持他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除他們以外，我們也有着同一的理想與希望。這次學運不單是歷史上一件大事，在香港，它也將大部份學生從沈默中喚醒過來，他們開始領會到甚麼是民族意識，爲甚麼要去爭取民主，相信這一次

的教育比任何以往的公民教育來得有效率，來得刻骨銘心。

從另一方面看，當中國政府實行新聞封鎖的時候，香港人才開始知道自己是多麼幸福，因爲他們仍可從不同媒介中得悉四周發生的事件，但對於中國大陸十多億人民來說，他們卻被困在一個黑暗的世代，他們只能從政府中得悉政府想他們知的事件，他們被蒙在鼓裏，被欺騙着，港人也因這件事而爲這些人民覺得難過，這也使我們了解到自由的可貴、自由的意義。所以爲了突破中國的新聞封鎖，香港各專上學院的同學也想出各種方式，各出奇謀，例如一人一信、一人一電、利用傳真機等，這些都是爲了兩個字——自由。

直至六四北京大屠殺發生後，本港呈現一片愁雲慘霧，因爲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也知道「中國人不應打中國人」，但不幸的事始終發生了，北京數以萬計學生及市民受到無情的屠殺，我們在香港能夠做甚麼呢？黑色大靜坐？罷工罷市及罷課？這些都是一些短暫的抗議，但並不是長期的。我想大家應該學習大部份所說的，將悲哀化爲力量，因爲民主的鬥爭是長期的，今次的事件只是一個開始。作爲一個學生，我想大家應該好好利用自己的學習時間，眼光要放遠些，不應只是着眼在眼前的世界，應該學習去留心自己四周所發生的事，留意自己祖國未來的發展，雖然現在我們可能不能做到甚麼，但是在將來，香港甚至祖國的事情是需要我們的關心。到時我們可能需要出一點力。還有一點，我想現在是推行公民教育的時候了，大家應該將公民意識、民主精神等灌輸給我們的下一代，大家努力吧，我們決不能讓人民白白犧牲的。

千百年來，每逢國家多難之秋，知識分子必不顧自己安危，挺身而出，發出要求變革的吶喊。他們觸覺敏銳，又有一腔熱誠，自覺有責任去改善國民的生活，引導國家走向開明富強之路。就是因為這種使命感的推動，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

知識份子

先天下之憂而憂

究竟中國知識分子在近代歷史舞台上扮演甚麼角色呢？

他們是時代的倡導者，新思想的領航人，晚清時一連串的救國運動，就是在一羣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的領導下進行的。曾國藩、李鴻章等的洋務運動，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都主張學習西方知識，以救中國傳統文化之弊端；而後者更提出對傳統政治體制作全面的革新；重點在普及教育，摒棄封建陋習。——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初葉至中期，個別知識分子如龔自珍、馮桂芬等已有研習西學和普及教育之議，可惜要待十九世紀末才有實踐的機會，並且功敗垂成。

知識分子在近代史上的影響力，充份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來。五四運動原是一個抗議列強侵凌中華，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簽署的長城辱國的條約而爆發的愛國運動，但由此而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帶來的衝擊，並不亞於「五四」本身。知識分子們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挑戰中國傳統的倫理教條、學術思想、宗教風俗，以致一切政治和社會制度。一時之間風起雲湧，倡導新思想的言論有如兩隻春筍，紛紛在新出版的書刊上發表。思想界領袖如胡適、蔡元培等，意圖通過思想改革和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與此同時，不少西方思想亦逐漸流入中國，其中包括了馬克思主義。不少學者目睹中國長期飽受外侮，國運堪虞，都對聲稱反剝削、反帝國主義的共產思想發生了興趣。其中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等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為馬列主義在中國流播奠下了基礎。

同樣，五月的北京學運，又是一羣年青學生和知識分子在面對國家政治制度的保守、官僚的貪污腐敗和人民生活質素的惡劣再一次發出的怒吼。這次運動激起的波瀾之間，有目共睹，是大多數人見到的、感受到的，史書將會永遠歌頌這次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

與

近代中國

JACQUES

結語

知識分子對國家和社會有強烈的使命感，是肯定的。憑這種使命感，再加上所擁有的知識，他們理應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腳，聘其意志，將所學用諸於世。可是，我國延續了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已根深蒂固的植根於每個中國人的心中，並且為知識分子創造了一個可悲的處境。由古至今，也有不少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意識和衡量價值的標準，總是屈從於權力，甚少敢向當權者討價還價；因此，當權者的價值觀念注注就是他們的價值觀。他們把自己的前途和仕途聯繫一起。當他們還是兩袖清風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為國為民的抱負；但一朝得到功名權位，就把自己迷失於宦途之中，最初的理想多告煙消雲散，更不用說肯放棄本身的既得利益，跨出步來去試圖改變現實了。有時候，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有些「知識官僚」更會擺出「唯我獨尊」的姿態，反過來打擊和排擠其他知識分子。結果，昔日的改革派便成了今日的保守派，唯主子們之命是從。

因此，歷來有膽量站出來攪改革的人，面對政治架構中的保守勢力，注注不堪一擊，甚至不得善終。古代的例子有商鞅，較近代的有百日維新中的康、梁和「六君子」，至於更近期的，相信也不用多說了。

唉！七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喊着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七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喊的仍是這先生和費先生！這是甚麼緣故？為甚麼？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裡，知識分子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他們的地位得到確認，他們的意見受到尊重。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可發揮作用，切切實實地推動社會、振興國家。可惜，一直以來，中國都缺乏了讓知識分子施展才賦的容觀條件。根據一項非正式的統計，無論在教育經費和知識分子的待遇上，中國都差不多處於世界榜末的地位（前者僅勝海地，後者稍強於柬埔寨）。由此可見，中國對教育是何等的輕視！尤甚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四十年來，可謂飽歷滄桑，遭到連番打擊壓倒，成為一場一場政治風暴的犧牲者。再者，他們仍未敢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只是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寄托於高高在上的領導人身上。這種依託人治的封建意識，在這次學運中也有充份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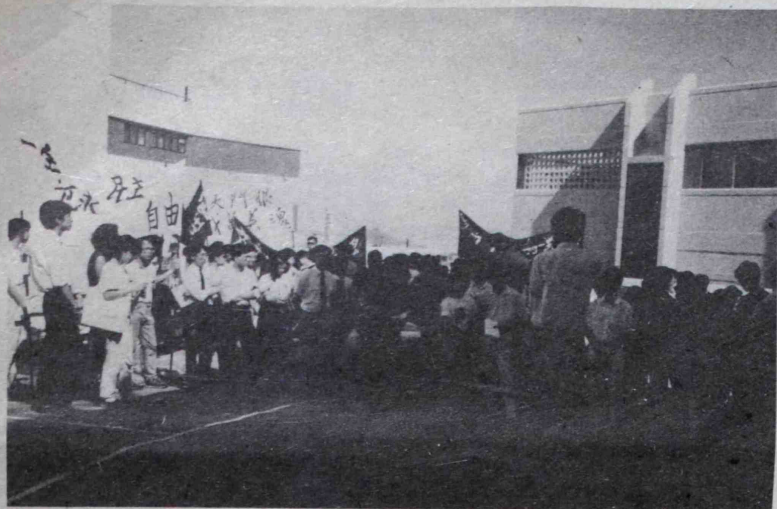
未來知識分子要走的是一條滿佈荆棘的路。我們要督促自己，披荊斬棘，戰勝逆境，為中華民族帶來新的生機、新的氣象。

（根據錄音記錄整理）

鳴謝：

港大中文系
趙令揚教授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悲痛之餘

——記六月七日三個哀悼北京死難者集會

醫學院哀悼集會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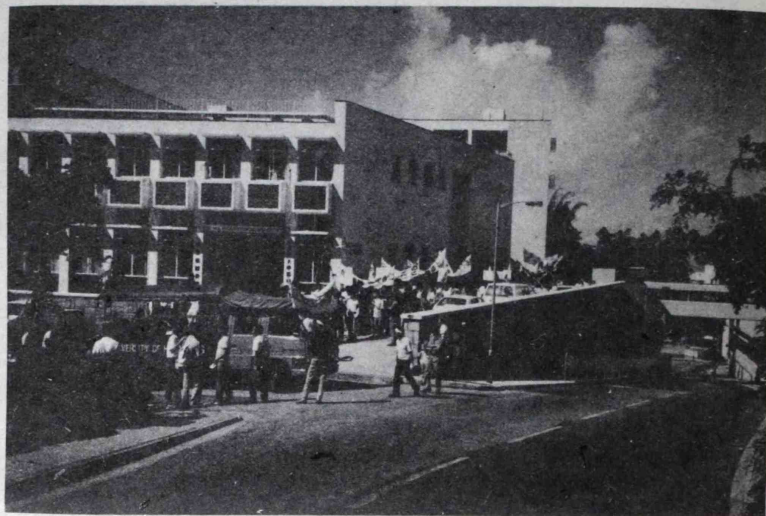
時間：八時半

地點：醫學院停車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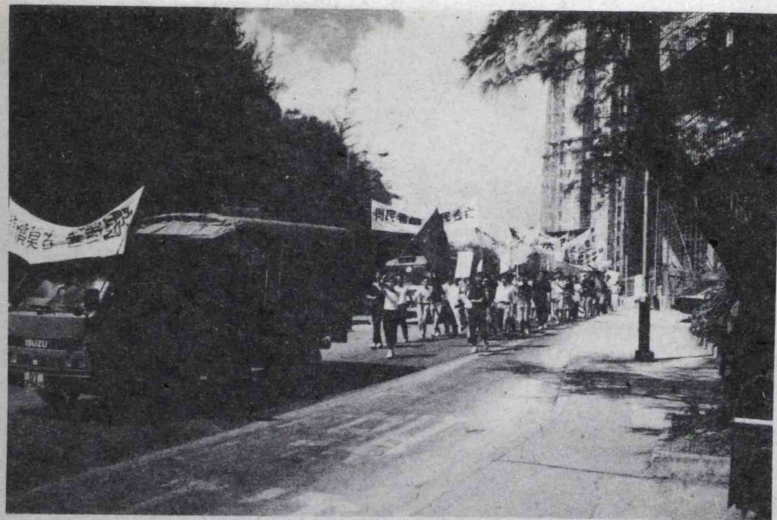
人物：醫學院同學及港大職員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默哀過後，外務副主席宣讀了醫學會對是次學運的一份聲明。哀悼會中，幾位講師和同學都分別講出他們的心聲。同學齊唱愛國歌曲，齊喊口號，志氣高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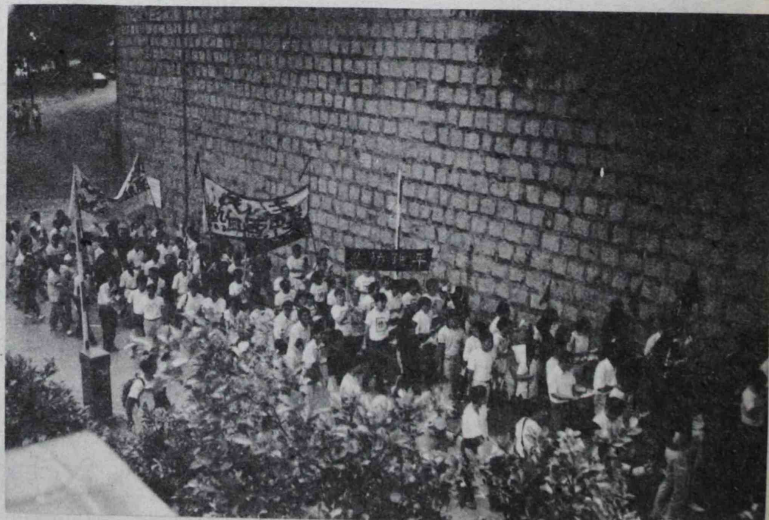


拉起橫額，整裝待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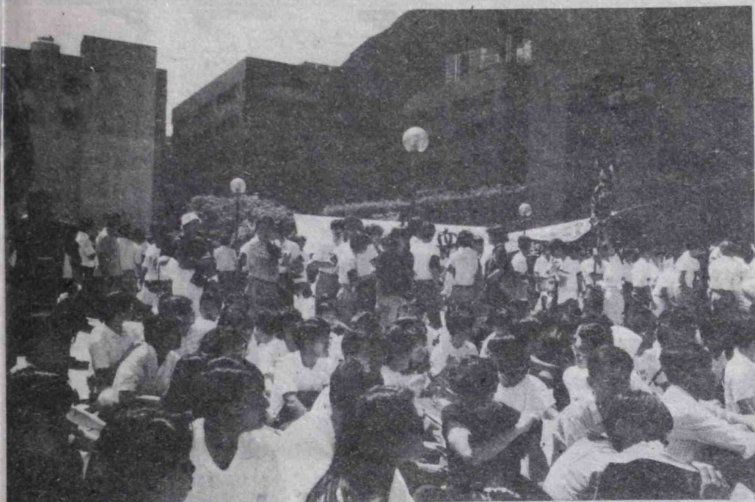


人龍由一貨車開路，其中不乏生理系、生心系、藥理系等講師，另外 technical staff、library staff，甚至外籍教職員亦有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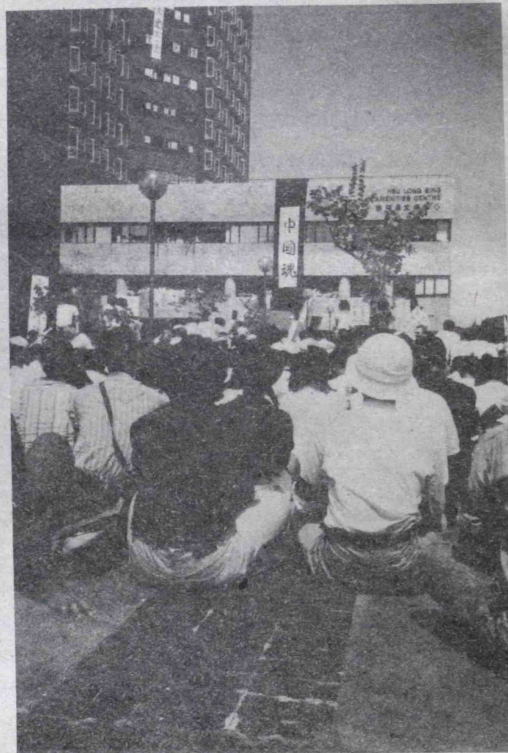
由於當日凌晨，油麻地及旺角區發生遊行人士滋事騷亂事件，原定聯同港大學生會及職員國是會的遊行被迫取消，但與港大教職員及員工一起步行往黃克競平台的活動則如常舉行，為避免滋事份子搗亂起見，同學除了組織糾察隊外，還得警方協助維持秩序。



抵達Main campus



徐朗星文娛中心外牆掛上「中國魂」三個大字，平台上坐了約二千人。在烈日當空之下，哀悼會的冗長可能成為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同學有沒有想過，「我們流着汗時，北京學生正在流着血」？



港大師生追悼會

時間：十時正
地點：Haking Wong Podium
人物：港大師生

醫學院師生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抵達黃克競平台。集會中，多位講者發表了他們的意見和感受。王廣武校長表示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要對今次北京大屠殺事件保持冷靜和理智態度，並為推行民主作開路先鋒。相反地，學生會主席周永恒卻表現得頗為激動，港大學生難道只是一班血氣方剛的「後生仔」？

醫學院兒科系楊執庸教授亦有到場，他說：「百年前的醫學院就曾經出過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他不但被培育成爲一位好醫生，更被培育出一份爲民主而奮鬥的精神。」百年後的今天，作爲醫學生的我們，要肩負起的又是什麼？



瑪麗醫院同人哀悼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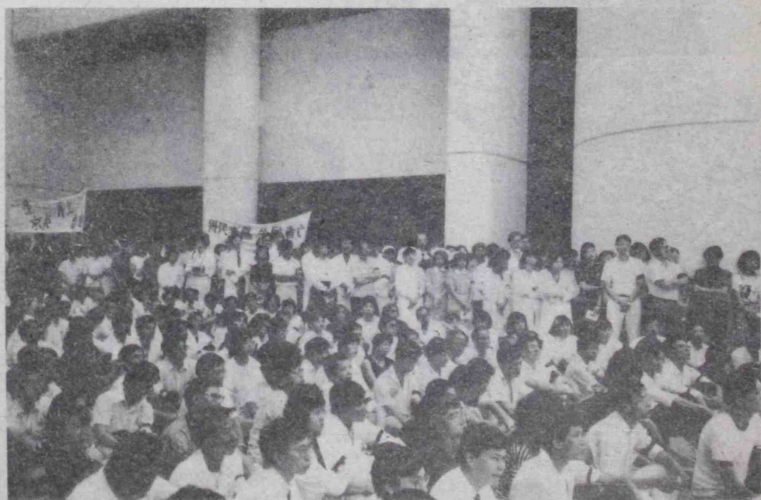
時間：一時十分
地點：醫生餐廳外停車場
人物：醫生、護士、醫學生及其他醫務人員

達安輝教授：「……我很欣賞醫務人員保持冷靜，仍然緊守崗位的態度。我希望醫生、醫學生和護士等在病房中要好好對待病人，才對得住國內死難同胞……」

身爲醫務人員，瑪麗醫院上下員工並沒有響應罷工，卻只是臂纏黑紗表示，也在當日拿出了他們午膳的時間，以集會形式（一個象徵式的罷工）向北京死難者致哀。講者包括楊執庸教授、達安輝教授、莊義雄同學、梁智鴻醫生及彭樹勳博士等。

彭樹勳博士：「……中國人民一向不願承擔政治責任，卻愛服從君主、長者，這是政治獨裁的根源……希望大力推行民主教育，亦希望中央容許反對說話。」

雖然集會只是短短五十分鐘，但愛國氣息洋溢，唱愛國歌的當兒，不少參加者都黯然神傷，灑下熱淚。而隨着哀悼會的結束，大家又要返回崗位工作。六四慘劇的發生，令普遍香港人悲憤莫名。醫生護士同樣是人，怎會不沉痛，不哀傷？縱然如是，他們心中悲痛之餘，仍舊要沉着氣，忍着淚，爲的又是什麼？



正當各人在參加遊行集會，聲討一番之際，一羣醫學院同學卻在費煞思量，企圖突破內地新聞封鎖。就這樣，一個定名為「信海傳真」的行動正式開始了。

筆者曾走訪此行動之執行小組主席羅同學，亦曾在行動末期參加推動的工作，

以下是筆者訪問羅同學的內容：

問：究竟今次「信海傳真」行動的構思是從何時開始的？而此行動的目的又是什麼？

答：在五月下旬，即內地的學生運動在進行得火熱之時，我與幾位朋友傾談，覺得內地同胞得知新聞資料的渠道實在太少，而且獲得的資料主要是來自政府機關單方面的資料。言語間，其中一位同學提出了通過中學生郵寄香港的新聞資料到內地的建議，經過大家商討後，覺得可行性也相當高，「信海」便在這情況下誕生了。讓內地市民獲取更全面的報導，相信是此行動的主要目的。另外，這個行動相信還可以讓中學生切實去參與一些工作，增進他們的民主意識。

問：那麼組織的過程是怎樣的？

答：在決定進行「信海傳真」行動的第二天，我們便開始四出找人幫手，出乎意料地，在半天的時間內，整個架構的雛型已成，大部份職位都已找到人，其中包括'91至'93班同學。而活動和一些規例的大綱亦已訂定。可算十分順利。

問：你們是一個學生組織，經費方面會不會出現困難？

答：經費方面，初期曾經出現過困難。因此，我們最先曾向校中某lecturer借了\$1500作初期部署之用。行動後期，問題逐漸得到解決，方法包括向'90至'93班同學和各lecturers募捐，另外有部份經費是向union方面索取的，還有某幾間報社肯以捐贈報紙或以低廉價錢賣報紙給我們，作為一種經濟上的支持。

問：整個「信海傳真」行動為期多久？

答：這次行動主要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二階段是在「六四大屠殺」之前進行的，而第三階段則是在大屠殺之後，亦出於我們原先計劃之外。



第一階段，大約在五月下旬開始，目標主要是中學生。當時我們派出同學到港九各中學向校長做游說工作，反應是出乎意料的好，超過二十間中學答應參加。隨後，有熱心人仕專車義載報紙到各中學，並有同學向學校負責人解釋。其實學生所要做的就是郵寄我們派發的報紙頭條到一些特定的工作機關，這些機關的地址我們亦有準備。

到第二階段，由於我們已經在突破機構主辦的集會中向青少年呼籲過，而且在電台和報紙中亦有宣傳，所以這階段的目標已擴展至其他團體以及個人。個人方面，他們通常會上來醫學院取資料。在第一、二階段中，我們總共發出大約六萬封信左右。

之後，大屠殺發生，我們決定將原本已告一段落之「信海傳真」繼續下去。在這階段，我們於港九三處地方，包括旺角地鐵站、金鐘地鐵站和尖東旺市設置攤位，派發大陸工作機關的地址和告同胞書給廣大市民，但報紙方面則由市民自己剪出作郵寄資料。在兩天的工作裏，總共派發出大約二萬個地址。所以，假定所有取了地址的市民都能將新聞資料寄出，便應有大約八萬封信寄往內地去。

我們深知大陸海關會嘗試濾去所有「有問題」的信件，但縱使只有幾百或甚至幾十封信能夠到達中國市民的手上，然後將訊息傳開，那麼預期的效果已經達到，而我們亦已心滿意足了。我們知道這是一場賭博，是一場以小博大的遊戲，但賭博歸賭博，出來的效果也是難以預料的。

問：最後，你有否擔心秋後算賬？有沒有其他感受？可否提出來與我們分享一下？

答：我對參與今次行動感到十分高興，我不但能盡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自己認為對的事，而且又能夠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處，這實是一件樂事。苦處方面，我從沒試過兩個星期朝九晚九的困在Discussion Room，亦未嘗過兩星期沒上堂的滋味，今次有機會了！至於秋後算賬，我和大部份的同學都未有特別擔憂，否則連「信海」能否出現也成疑問。我只覺得我是個平凡人，在這小島上，挺身而出支援民運的人實在很多，要秋後算賬也輪不到我，而即使被算賬，又何所懼？

最後羅同學託筆者向以下人士說聲多謝：

- Medic 內所有曾幫手、出錢或出力的同學
- 各Department之lecturers
- 參予此運動之學校、學生及廣大市民
- 各有關報社
- 負責義載之客貨車司機

(註：醫學會愛國學運跟進組於五月廿二日成立，它包括了宣傳、籌款和大學本部聯絡三個小組，而「信海傳真」便是醫學會最大規模的支援民主愛國行動了。)



覺仕

問卷調查

香港前途·支援學運

啟思在六月份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有關同學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問題，而第二部份則問及同學對香港以至醫學院支援北京學運的見解。今次收回問卷共一百六十七份，其中九三班佔廿二份，九二班卅九份，九一班四十四份，九零班五十六份，八九班因已畢業，故只收回六份。

調查問卷

班別

第一部份：

Q. 1: 在今次學運發生之前，你心目中希望：

- (1) 移民外地
- (2) 留港

Q. 2: 學運發生之後，目前你希望：

- (1) 移民外地
- (2) 留港

* 若 Q1 與 Q2 之答案不同，請不用答 Q3

Q. 3: 經過此事件後，你移民/留港的信念：

- (1) 加強了
- (2) 無變
- (3) 減弱了

Q. 4: 你心目中認為97年後香港應：

- (1) 繼續由英國管治
- (2) 回歸中國
- (3) 獨立
- (4) 其他 (請註明)

Q. 5: 你認為港人能否自己掌握香港之命運？

- (1) 能
- (2) 不能

Q. 6: 學運發生之前，你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持的態度是：

- (1) 抱有信心
- (2) 沒有信心
- (3) 其他 (請註明)

Q. 7: 學運之後，你的態度是：

- (1) 抱有信心
- (2) 沒有信心
- (3) 其他 (請註明)

* 若 Q. 6 與 Q. 7 之答案不同，請不用答 Q. 8

Q. 8: 經過此事件後，你的態度：

- (1) 增強了
- (2) 減弱了
- (3) 無變

c: 你認為以下活動應否在醫學院進行？

- (1) 應
- (2) 不應

罷課	
延期考試	
遊行	
靜坐/集會	
絕食	
捐錢	
統籌運動	

Q. 3: 你認為今次學運，總括來說，對你的學業成績影響：

- (1) 很大
- (2) 大
- (3) 少
- (4) 很少

Q. 4: 你認為醫學院的活動對此事表現得：

- (1) 過份激烈
- (2) 適中
- (3) 過份溫和

Q. 5: 你認為醫學院作出的反應：

- (1) 過急
- (2) 適中
- (3) 過緩

Q. 6: 你認為在今次事件中，班與班之間之聯絡和合作做得：

- (1) 足夠
- (2) 不足

Q. 7: 身為醫學生，你對今次北京學生絕食事件：

- (1) 不鼓勵
- (2) 無意見
- (3) 表示支持

第二部份：

Q. 1: 你有沒有參加過任何支援北京學生行動？

- (1) 有
- (2) 沒有

Q. 2a: 你有沒有參加過以下活動？(見表)

- (1) 有
- (2) 沒有

b: 身為醫學生，你覺得以下活動在港進行之意義和效用：

- (1) 大
- (2) 不大

問卷結果

(註：問卷中的其他意見，因篇幅所限，只能抽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在此刊登)

第一部份

Q. 1—Q. 3

%

留港 → 留港 (信念加強)	8.7
(信念無變)	13.7
(信念減弱)	17.4
移民 → 移民 (信念加強)	9.3
(信念無變)	1.9
(信念減弱)	0.0
留港 → 移民	42.2
移民 → 留港	0.6
其他：留港 → ? (不知怎樣打算、視未來情況、迷惘。)	6.2

Q. 4

繼續由英國管治	18.3
回歸中國	29.9
獨立	32.3
其他	19.5

其他意見：回歸中國，而必須保持香港民主自由
獨立，還要帶動中國改革
回歸中國，但英國應給港人居留權
聯合管治
回歸中國，但必須有民主體制
繼續由英管治 (若中國現當權者仍掌權)

Q. 5

能	35.9
不能	60.5
其他 (如在某程度上等)	3.6

Q. 6—Q. 8

有信心 → 有信心 (增強)	0.0
(減弱)	4.2
(無變)	1.4
沒信心 → 沒信心 (增強)	25.7
(減弱)	8.3
(無變)	3.5
沒信心 → 有信心	2.1
有信心 → 沒信心	38.9
其他：不關心 → 沒信心	7.6
觀望 → 沒信心	4.2
可有可無 → 有好過無、唔多清楚等	4.2

第二部份

Q. 1

有參加	94.5
沒參加	5.5

Q. 2

	有	沒有	大	不大	應	不應
罷課	84.4	15.6	27.3	72.7	46.1	54.0
延期考試	3.8	96.3	20.3	79.7	24.7	75.3
遊行	80.6	19.4	70.6	29.4	76.3	23.7
靜坐/集會	71.3	28.8	68.4	31.6	81.1	19.0
絕食	3.1	96.9	16.1	83.9	11.3	88.7
捐錢	88.8	12.2	80.1	19.9	92.2	7.8
統籌運動	26.3	73.8			85.3	14.7



Q. 3

很大	9.1
大	21.8
少	40.0
很少	28.6

Q. 5

過急	19.6
適中	66.0
過緩	32.0

Q. 7

不鼓勵	29.5
無意見	14.1
表示支持	56.4

其他意見：支持學運，但不支持以絕食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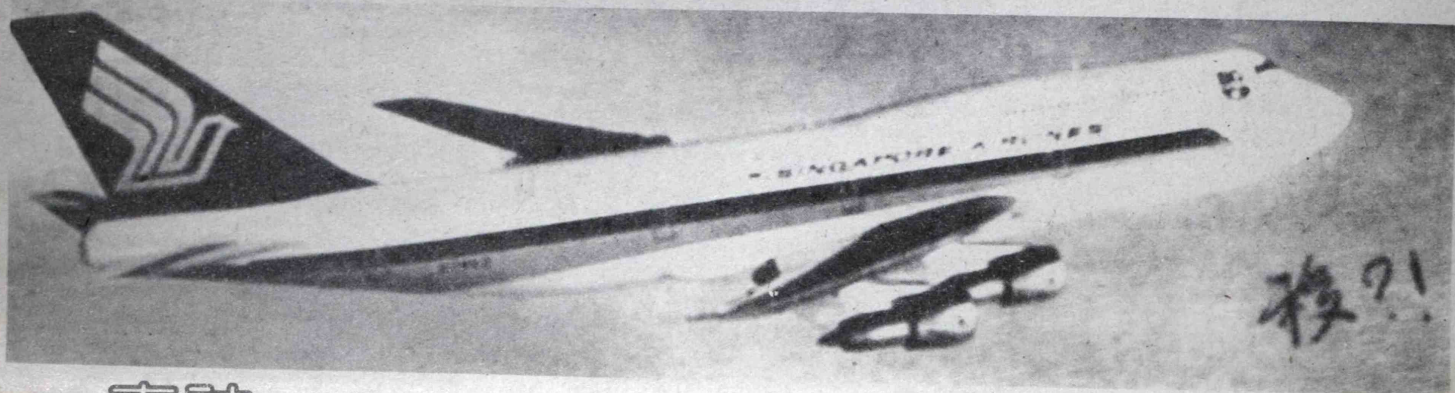
Q. 4

過份激烈	0.6
適中	79.5
過份溫和	19.9

Q. 6

足夠	23.6
不足	76.4

洪記



專訪

陳應城博士
黃德明博士

恆

啓：在這次學運事件中，港大的教職員（特別是生理系）做過些甚麼？

陳博士：在李樹芬樓工作的教職員中，有很多也參加了港大教職員國事關注委員會，而其中更有數人加入了執行委員會。另一方面我與其他同事也有與一些同學分享了對這次學運的感受。而在六四事件後，李樹芬樓有大约百分之七十五的教職員參加了六月七日的遊行，鮮明地表達了對這事件的看法和態度。但另一方面，在這次學運中，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溝通亦有不足，例如在「六四」之前的一次罷課，同學決定罷課後應與校方聯絡，以作適當安排。

啓：剛才你提及罷課，那麼你認為罷課有甚麼效用？

陳博士：無可否認，罷課是會妨礙學業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罷課是回應的一種方法。當然，罷課是需要有理由的，例如一些同學沒上導修堂，說是要去寫大字報、幫手出啓思號外等等，在當時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是返回家中，不做任何事，便失了罷課的意義。不過，當時也有個別同學，認為上課比罷課重要，而部分教員亦有同樣看法。以我的角度來看，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需要權衡輕重的。

啓：在你的角度來看，大學生在這次學運中所擔當的角色應該為何？

陳博士：高年級的同學功課壓力比較重，參與程度較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比較低年班的同學卻有很多應做的事還未做到，而且積極性不

高。我個人對同學感到失望且高興。失望的，是因以往同學對社會及國家事務的關注與參與程度甚低，雖未至零亦不遠矣；而感到高興的，是因此次參加的同學是自發性的，但我認為人數仍然是比較少。同學們對國的關注程度，從一些導修組的同學（在這次中國學運尚未被傳媒廣泛報導之前）連「五四運動」是甚麼和其始末也不知道，便可見一斑。所以，同學們在一些活動，例如迎新活動中，應加深討論「五四精神」等等，培養「接班人」對參與社會、國家事務的積極性，提高認知民主、自由及人權的真諦。

啓：你認為醫學院（學生、教職員）在這次學運中所做的事有意義否？

陳博士：絕對是有意義的，但卻有些不足。例如信海傳真，自己參與方面是有點忽略，像沒有呼籲教職員幫忙寄信。很多教職員熱心於打破新聞封鎖，但卻從來沒有人向他們提供地址等資料。另一方面，同學在組織和計劃上亦有點不足。例如有一晚大約六時三十分左右，一位同學忽忽地走來問我有沒有香港地圖，以用來分區以便呼籲中學生參加信海傳真行動。這可見他們預備不足，而溝通方面亦有不足。另外，他們所記的報紙當中，有些是附有中華民國年號，他們沒有考慮到這些報紙是不可在中國大陸流通的！另一晚大約七時左右，一位同學需要量度預備寄出報紙的重量，但因為太晚的關係，不能用生理系中的秤，而只可用一個不太準確，用作量老鼠的天平。此外，醫學會在

考慮把款項匯上大陸時亦遇到技術上困難，不知應通甚麼途徑，而我亦為同學提供了一些我認為可行的方法。

啓：最後，請你評價今次學運。

陳博士：總的來說，現在只好讓歷史作出公平裁決。而我們亦要放眼向前，看同學可做些甚麼。此外，醫學會、港大學生會和學聯等等，亦應檢討在「六四」事件之前，香港參與學運造成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香港援助國內學運，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催化作用。這作用雖有正面影響，但亦可能把事情嚴重化，做成負面的影響。無可否認，香港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特別是清末、民初和戰後，是擔當着重要的角色。而在香港大學醫學院方面，因同學們對中國認知性低，對學運參與性低，所以學運對港大醫學院的實際影響不算太大。另外，從一次中學生自發性的支援北京學運集會中，可以察覺到本港的中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對同學們的獨立自主培訓；那次遊行雖是自發的，但欲缺乏組織及預備，以至事倍功半。可能香港的大學生對他們的身份沒有肯定，故對社會的關注也不太高；而解決的方法，是需要有比較積極及有領導能力的同學起帶頭作用，喚起同學們對香港及整個中國社會情況的關注及參與。



啓：在這次學運中，港大教職員（特別是生理系）做過些甚麼？

黃博士：有很多同事都參加了遊行、簽名、打電話往國內和寄信往外國等。我們更有一個外籍講師主動發起寫信往外國，叫外國人呼籲中國當局不要迫害知識份子。我們其實沒有特別甚麼可以做到的，我們所做的和其他人所做的也差不多。但現在打電話和寫信往國內已是不可能了，其他的就只有看電視新聞和討論學運事件。

啓：在你的角度來看，國內大學生在這次學運中所擔當的角色為何？

黃博士：今次大學生的角色很好，這次運動是他們自動發起的，組織得好。以前我在導修堂中說過，現在中國的學生沒有那麼有理想，沒有甚麼作為，認為中國沒希望。但經今次北京學運後，我想法完全不同，是我意料之外的。他們這次可說是學生運動中的模範。從這件事上來看，中國是仍有希望，仍有前途的。

啓：剛才說了中國方面，你認為香港的學生又可以做些甚麼和擔當些甚麼角色？

黃博士：我也想不到他們有甚麼可以做到。他們最多也是在輿論上支持北京學生；但實際行動上是很少事可以做到的。我能夠想到的你們也可以想到，就是盡量令國內和國外的人可以知道更多，做成一種輿論壓力。我覺得北京學運另一好處就是喚醒了學生對民主的認識，和對共產黨的認識，之後，可以盡力令中國建立一個比較民主的社會。雖然目前好像沒有甚麼可以做到，但各人可以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努力，或許會做到一些有用的事出來。

啓：在學運期間，我們醫學院的學生也進行了罷課，那麼你認為罷課有甚麼效用？

黃博士：罷課是一個表示抗議的方法。我贊成罷課一天，以表示抗議。我覺得等如罷市一樣，我贊成罷市一天以表示抗議，但不要那麼久，不然會影響香港經濟。不罷課，沒有甚麼表示，沒甚麼方法表示支持或抗議，似乎是很冷漠的。

啓：你認為醫學院（學生、教職員）在今次學運中所做的事有意義否？

黃博士：至少我們對參與學運的學生表示支持；另外是有教育意義的，令大家知道民主的重要；第三個意義至少是讓我們發洩了。其實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做到的。但參加集會、喊口號幫助我們發洩了心中的氣憤。我記得楊執庸教授在一集會時說過（大意），對北京學運他也不知道有甚麼可做，唯一可做的只是參加集會、喊口號，似乎這樣會心安一些。

啓：另一方面，學生做了一些如「信海傳真」等等活動，你認為怎樣？

黃博士：這些很好，很有意義。有沒有效用我卻不知道，但有時做事是不要計成效的。若不做便永遠沒用，但做了則可能有或可能沒有用，這是不是總好過沒有做？

啓：聽說你在讀大學時曾參加學運，是嗎？

黃博士：我當時是做學生會長，但那時是沒有那麼政治化的，而是比較多康樂方面的活動，嚴格上來說是不同於現在的學運。那時的學運最多只是要求「中文合法化」等等。

啓：你有沒有經歷過釣魚台事件呢？

黃博士：那時我已畢業了，正在當研究生。研究生和外界是比較隔離的，也沒有組織，所以我那時像是個旁觀者，最多是我的同學或其他人開會、演講時我便往旁聽。那時香港方面是大學生搞的，研究生沒有一個組織去參與。而在外國的中國學生和研究生大多組織起來。據我所知，我在外國的許多同學當時都很積極地參與那次事件。

啓：今次學運和釣魚台事件有甚麼分別？學生的參與程度有甚麼不同？

黃博士：今次學生的參與程度相對於上一次是比較熱烈的，而且今次的組織是相當好。可能由於北京方面的學生組織得好，影響到香港的學生。釣魚台事件時也相當多人參加，但其規模和現在卻無可比擬。

啓：在校園裏所引起的影響也沒有那麼大嗎？

黃博士：沒那麼大，那時都沒有人罷課，又沒有那麼多學生參與。現在的學生真是很積極。

啓：教職員方面呢？他們的反應又有何不同？

黃博士：教職員的反應今次大很多。釣魚台事件時我仍是研究生，未做到教職員，但那時我也不覺得教職員是有參與的。但現在我做教職員，知道很多教職員對今次的事件很憤怒，許多都參加了遊行，天天都談論此事件。

啓：跟着請你評價今次學運。

黃博士：我相信這次北京學運是會留名青史的。另一件事我相信一定會發生的，就是今次學運一定會被平反（就算大陸仍是共產黨當權）。我認為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運動，對中國歷史相信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我是在內地唸中學的，知道裏面很嚴，我發夢也想不到學運可以推進到今次這個地步：公開要求民主、佔領天安門一個月，發動上百萬羣衆示威及叫領導人下台。今次雖然發生了屠殺，繼而白色恐怖，令學運完全沉寂，但我認為這次學運已是很成功了。就算是在屠殺之前，吾爾開希叫他們退卻之時，他們已取得了很大成功。雖然大家也不想屠殺發生，但既然發生了，事後來看，這件事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能會更深遠和重大。對共產黨的政權來說，亦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前共產黨沒有用坦克和槍炮來殺害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只會希望共產黨能和平轉變；現在，學生這樣理性和平的請願，完全沒有用武力，共產黨也用坦克衝鋒槍來殺害人民，以後人民便會嘗試使用暴力推翻其政權。我覺得這屠殺事件可能是中國共產黨政權走向失敗的一個轉捩點。人民何時能成功？我不知道，但人們鬥爭的方法一定會轉變。

啓：對香港支援大陸學生方面，你認為有甚麼影響？例如國外的輿論和物資支援，會否影響中國學生的退運？

黃博士：我認為，香港的支援是不會有決定性地影響他們的去留。我認為香港的支援沒有甚麼不對，也不會因支持而導致這次的大屠殺。共產黨殺人已不是第一次，上次的天安門事件（1976）他們不是也殺了人？以我們知道的消息來看，就算香港沒有資助，由外省去北京的學生也不肯走，所以殺人是遲早的事。甚或很多人相信到後來是共產黨挑起學生和市民的情緒，製造藉口來殺人。重申一次，我覺得香港人的支持是很應該的，我認為對於這次屠殺我們不需負責任。不過香港有些人是做得太過天真，沒有想清楚便大張旗鼓地支援學運，果然出事了。我從大陸裏面出來，知道裏面是甚麼環境，看見他們公開對學生支援、會見記者，我對歷史系高級講師陸人龍說（陸人龍講師是我們的國是會主席）：「這些人所做的很危險。」

啓：你即是認為不應該那麼張揚？

黃博士：是的。今次那些人連所帶上去的錢也失去了；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連累其他人，例如一些學生領袖。總而言之，幫助國內的學運是應該謹慎一些的。

鳴謝：

港大生理系

黃德明博士

陳應城博士

抉擇

白嵐

六年了，他接受了六年的專業訓練，已是一個受萬人景仰、眾人羨慕的醫生，然而，他卻不稀罕這份名譽與地位，毅然離開了這個圈子，去迎接另一個新挑戰，所謂「拿得起，放得下」，他真的能做到，我實在佩服。

當日，他很認真地對我說：「我要棄醫從警，好嗎？」我睜大雙眼，緊鎖着眉，以懷疑的目光望着他，他再鄭重地向我道：「我要棄醫從警呀！你聽到了沒有？」我當然聽到，只是，一切非我所料，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已。

在當見習之初，由於未能適應沉重的工作量及長期的睡眠不足，他會有離職不幹的晦氣之言。畢竟，他並非行動魯莽的人；若就此放棄，那麼五年的修行，豈不是功虧一簣？

其實，當見習的非人生活，真是令人透不過氣來，連續工作七十二小時也未嘗不會，那種體力透支，實在使人意志消沉，腦子根本就累得再轉不動了。當見習的從不會把自己看作醫生，面對那死板、重複的工作，反而覺得有點像個熟練技工，可說是病房裏的「廉價勞動力」。

面對着惡劣的工作環境，他終於沒有氣餒，就以以來考驗個人的意志與忍耐。

艱苦的一年見習生涯，簡直覺得時間不夠用，一天緊接着一天，很急促地渡過了。

正式的註冊醫生當上了，以往真真的辛酸史，如今可算暫告一段落，得以吐氣揚眉了。但，他卻要去實踐另一個新理想，一時間，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知道，他尊重我，才向我徵詢意見，然而，我的見解，並不能影響他的決定，因為，他三思後已作出了抉擇。

我沒有徒然地說出我的主意，只是保持沉默。我相信，他的做法，必有他的一套理想及抱負，我亦不用多問。加上，自己那執着的性格，處事未夠客觀，因此亦不便左右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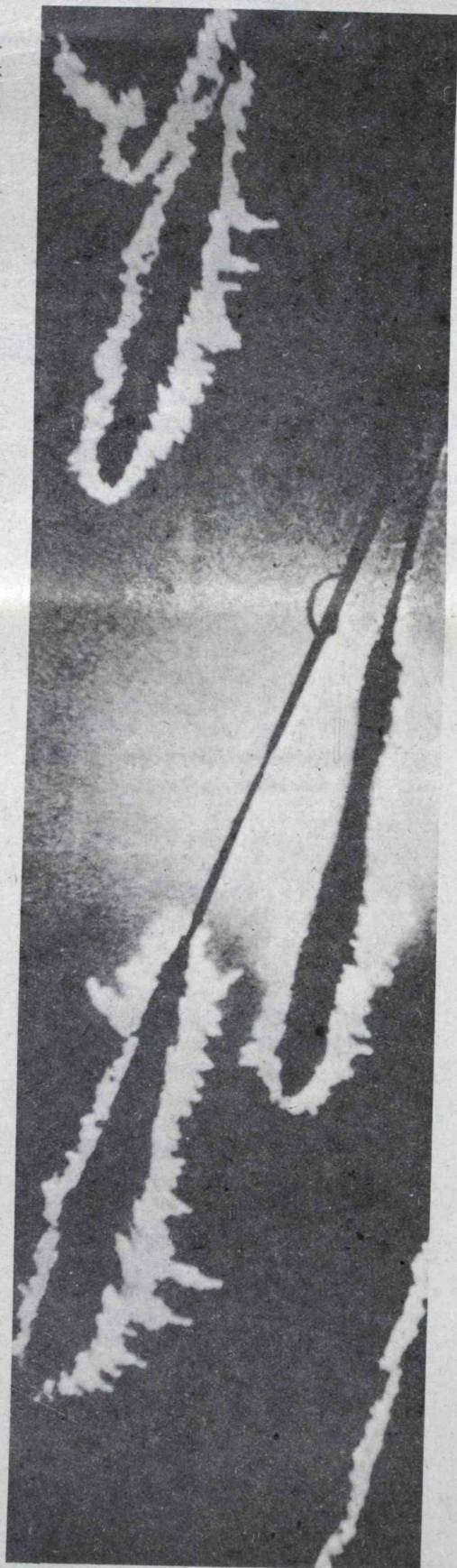
今天，他從警校畢業了，站在大廣場上給檢察官檢閱，多威風，身體已給受訓的日子磨練得結實而黝黑，他挺着胸、昂起首，那目光堅定而穩重地投向前方，好像已看到自己美麗的憧憬一般。

家人起初對他的反對，都因他的一意孤行而軟化了。畢業禮上，父母都坐到看台上，亦覺欣慰，畢竟，這總是自家的兒子。此刻，當然不及他大學畢業時那般興奮，但起碼証明了，這並非他一時意氣之舉，兒子已經長大、成熟了。

他的抉擇，我不曉得去評估那價值，只知道，他很滿足。

那銀樂隊忽地奏起樂曲，他隨着隊伍，雄糾糾地大踏步操過檢閱台，向那檢察官敬禮……

衆人的眼光是平等的，他那郎中兼警，早已給埋藏在畢挺的制服下，再不見那白袍子的熠熠風采了。



靜思 默想

萃采

近多個星期以來，每天準時看六點半新聞報導，買齊早報晚報，所有電視電台的時事特輯一概收聽收看，不為甚麼，只為要盡點本份，關心一些中國人應關心的事。

不想再說甚麼痛心疾首、憤恨難平；不想再對屠夫們口誅筆伐。這一切都太多了、太濶了。不少知名人士已呼籲過全港市民要冷靜，可是在城市論壇上某些不知名人士，大聲疾呼組織志願軍打上北京，或集資在太平洋買個島避難，竟還搏得全場觀眾掌聲雷動，拍案叫好的，那就可見香港人「冷靜」到甚麼程度了。

不過現在能夠靜下來去看問題的人，心情也並不好過。無論如何心平氣和，仔細推敲，現況始終是推不走，敲不碎的。有人說要等待這個政權慢慢蛻變，但這真可以盼出甚麼希望來嗎——

試想那班七八十歲的「老舵手」們，未知是否得仙丹進補，雖古稀高齡仍精神矍鑠；其意志之堅，焦油尼古丁難傷分毫，此等老者勢必福如東海，萬壽無疆。

五六十年歲的所謂「中流砥柱」，一般患有民主恐懼症，發病時呈狂犬狀，亂吠亂咬；既不肖人，何以成器？

三四十歲的是文革失落的一代，學識、人格、廉恥全都失掉了，所餘只有巧言佞色，令人噁心。

如此，廣大十來二十歲，本可大有作為的青年人，恐怕只有無止境的活在思想禁錮之中。

毛蟲似乎是變不出彩蝶了，那麼來一個革命，轟轟烈烈推翻暴政又如何？

不行。

我既不相信現在已催生出革命的芽苗，甚至不相信它的重生意義。歷史上已多次證明，革命未必帶來生機，但必會伴隨血淚、痛苦、動盪和紛亂。「一七八九」不期然使人想起一座沾血的斷頭台。列寧對俄國人民許下的諾言早已成了空頭支票；毛澤東四十年前宣佈中國人已站起來了，但事實上，他們仍然跪着，且還五體投地的跪着。

無奈的——

我慨歎，神州大地從此要無了期的沉淪下去。我恐懼，十一億人將永遠丟去歷史留給他們的包袱。

我質疑：中國，你究竟受了甚麼詛咒？

短詩數則 蓉

一、無題

花開非有因，
花落非有恨；
往事如輕煙，
一去不留痕。

二、無題

花開有幾時，花落知多少；
相逢向何處，別離又幾番。

三、給已故好友的

抬頭月明見青空，
遙問故人話東風；
月圓未知幾時逢，
遠方故友記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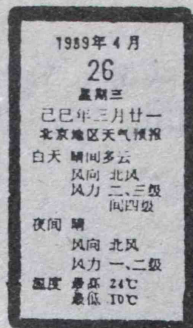
四、相思

夜深人靜時，
獨語無人聽；
誰解相思愁，
誰解相思苦。
雨聲難靜時，
心事向誰傾；
誰憐相思淚，
誰憐相思情。

五、無題

春殘花漸落，
夜深鳥在眠；
人去情未了，
夢碎猶未醒。

一個故事



落实治理整顿措施

铁路重点区段治

本报讯 今年以来，部分站、车、区段盗窃、哄抢运输物资、拆盗铁路设施器材和抢劫、扒窃、流氓滋扰等犯罪活动当猖獗。有的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帮结伙持械洗劫列车车箱，明目张胆地抢劫旅客财物。流氓分子，结伙上车寻滋事，打架斗殴，甚至伤人；有的公然将女旅客、女列车员拉下车强奸、轮奸。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铁路治安工作的多次重要指示，各级铁路公安机关狠狠打击了活动在铁路上的犯罪分子，取得一定成效。

云、贵、川三省党政领导对成昆、贵昆、川黔线治安整顿

在某一個剛好過了一半的年頭，黑太陽在小島港這地方升起了。小島港——從前一個美麗繁榮的地方——如今變得人心惶惶。因為大地國總司令羊氏和總務理氏已派遣其親兵三九軍進入小島港，一來整理秩序，二來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四季算賬——他們已備有比字典還要厚得多的賬簿，記錄了自八八慘案後小島港人所欠大地國的「賬項」。

三九軍的作戰能力極強，人人手持衝「瘋」槍，還有數以千計的大炮車，浩浩蕩蕩操進了小島港的範圍。隨即，他們受到頑強但毫無殺傷力的抵抗——數以萬計的小島港人湧到他們的前面，手拉手築成血肉城牆，結果……。

就在這緊張的時刻，小島大學醫學院幾乎空無一人，因為大部份人都去了醫院協助搶救傷者，剩下來就只有一羣人在一間房內，他們就是醫學院雜誌啟國的編委們。

啟國總編明向一羣啟國人說：「大家要盡快燒掉餘下的啟國，否則會連累歷年的編委，甚至投稿人。大家先燒以往的吧！然後才燒我們這幾期，因為有可能來不及燒的，大家不介意嗎？」

其他人都高聲稱是，但有一人卻默不作聲。他們就把一本本的雜誌在火盆內燃燒起來，煙徐徐上升，雲忍不住流下淚來，旁邊的人沒有開解雲，因為哭一場也許對雲會舒服一點。

這時，收音機傳來了一段報導：「三九軍已經衝過了重重阻礙，直迫他們第一個目的地——郊外大學。另外郊外大學學生會宣佈要誓死護校，羣情洶湧。」

突然，沉默的丁由康大聲叫着：「沒希望了，沒希望了，我們一定死了，我們辦這些愛自由、愛民主的刊物——他們會好好對付我們的！」

兆昌淡淡地說：「康，冷靜點。我們不是已經燒着啟國，毀滅證據嗎？他們未必知道我們幹了什麼的。」

康激動地說：「沒用的！沒用的！啟國很多人都有，他們一定有的，一定有呀！」

原來，自八八慘案後，當時的編委便把他們的雜誌易名啟國，發表自由、民主和救國的言論，從此啟國便廣泛流傳起來了。

明說：「康，不要驚慌，難道你忘了師兄們要將這本雜誌改名為啟國的原因嗎？他們有偉大的理想，要利用啟國來啟發國民愛民主、愛自由。這也是我的理想，你的理想，大家的理想，大家搞啟國的原因，你忘記了嗎？康，要堅強呀！」

康冷冷苦笑道：「理想？我沒有，是你們給我的，我只是跟風盲從。無疑，這的確是多麼偉大的理想啊！行起路來也挺神氣、挺威風。但現在如何？其他地方——甚至雙十字國也不理我們，我們只有死路一條，我不想死！」

康迅速地從書包裏取出一件閃亮的東西，原來是一枝衝「瘋」槍，指嚇着他們。

兆昌驚奇的問：「你怎會有槍呢？這種槍是一——」

「是三九軍的。」康搶着說，「這是他們的技術，他們把這些擲給市民，作為鎮壓的藉口，我就拿了一枝。」

強問：「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康奸笑着，「明除了是啟國的主編，還是小島港高校自治聯會領袖，若把他送去三九軍，我一定能將功補過的。」

強聽了很憤怒，衝前想和康搏鬥，突然，砰！強的肩膀中槍，跌低了。

「不要反抗，否則不要怪我手下無情。」

這時，強和昌正想再動手反抗，千鈞一髮之際，明又開聲了。

「不要輕舉妄動，還當我是老編，是好朋友的你便不要輕舉妄動。」

明定一定，冷靜地說：「『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強和昌，我知你們不怕死，我也不怕，但是要我們死在曾經一起衝書，一起寫稿出啟國，一起互訴理想的朋友手上，我實在很痛心，要是這樣，我寧可死在禽獸手上，這還痛快得多呢！是嗎？何況我們這樣死去，便不能為康洗脫罪名，他不仁，我們不能不義，而且他的偉大理想是我們給他的，亦即是我們陷害他叛國，反革命。我實在過意不去，所以我願意跟他去，作為對他的一點補償，反正我也料到自己會死在豺狼之口，然而我萬料不到竟是我的好朋友送我去死呢！」

明的一番話，令強和昌原本緊握的拳頭也鬆開了，眼角含着淚光，雲的眼淚更是流個不停。強的傷口也流着熱血，血沿着手臂、手掌、指尖滴在地上。

康也流下淚來，但他搖搖頭，淚花四濺去了，狠狠地說：「不要以為可以感動我，沒有用的，既然你們肯就範就最好，我也無須開槍殺人。」

明搖頭道：「我沒有期望感動任何人。八八事件中的大學生就是期望感動一些頑固的老人家，結果是有目共睹的。我只希望那些人知道，有很多人因為他們的頑固和自私自利而流血，他們應感到內疚、慚愧，感到提心吊膽，寢食難安，就算活着也沒有意思。」

「雲，不要再哭了，哭得多就不美。」明仍說笑着，使氣氛輕鬆些。「強仍流着血，雲，快替他止血吧，否則他會休克的。」

這時，雲才發現啟國房的設備簡陋得連紗布也沒有，她只好把自己的一邊衣袖撕下來，替強包紮好傷口了。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軍隊步伐亦逐漸迫近。在康的監視下，大家仍燒着啟國，但雲的眼淚幾乎燒燬了火堆，大家勸她也沒有作用，啟國房內仍瀰漫着一片沉痛哀傷。

良久，收音機又傳來一段報導：「三九軍成功清理郊外大學，他們的發言人木聲稱，軍人遇到學生的頑強抵抗，被迫自衛還擊，誤傷學生五人，軍人死傷五百……」

忽然，明說：「大家，現在國家多難，我的頭可斷，但你們可以繼續努力的。所以，康，我請求你只把我交給三九軍，放過他們吧！」

龍



康還未答覆，其他人已喊着說要共同進退，絕不貪生怕死。明便勸道：「只有我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亦只有我才能替康贖罪，你們白白犧牲是沒有意思的，明白嗎？」

他們沒有再反對，只是流淚，似乎已經默默認同了明的說話。雲更解下她的頸鍊，衝前把它握在明的手掌上，哭着說：「這玉墜是婆婆給我的，她說這可護身的，你帶着吧！」

「這玉墜太貴重了，而且我是死定的，這個只會給貪心的士兵拿去，不要益他們呢！」

「要吧！也許它真的有用呢！而且我總想幫你一些忙。」

「既然如此，你不如把它轉給我父母吧，我死了，他們兩老很需要照顧和保護的。」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雲取回了那條頸鍊。這時，兆昌靈機一觸，說：「以前有廣場結婚，不如我們又來一次啓國房——」

「不要誤會，我和明沒有什麼的……」雲立即打斷昌的話。

「你就想了，你都配不上明啦！」昌笑說。

這一陣子，大家輕鬆了不少，只有康仍然鬱鬱不歡，昌繼續說：「我是指我們來一個啓國房結義，大家做了兄弟妹，我們好好孝順明的父母就是了！」

大家都十分同意，明亦很快構思了誓詞，大家便發誓：

「八八事件犧牲的民主英魂在上，我們明、強、昌、雲在此結為兄弟妹，雖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為爭取民主自由愛國而死，此誓。」

一時間，大家以兄弟妹相稱，明哥、雲妹等叫過不停，氣氛很快樂，很安祥，他們似乎已超越了生死的苦惱，明的死不算是什麼。

在啓國房門外燒起來，濃煙湧進了啓國房。康大感困惑，開門查看，冷不防森來一個迎頭痛擊，一棍打暈了康——若這一擊不中，恐怕森已成爲槍下亡魂了。森抹一抹額上的汗，驚魂稍定道：「大家快逃吧，三九軍勢如破竹，就快來到這裏。」

「康怎樣呢？」雲問。

「無須擔心，他醒後自會逃走，大家還是快逃吧！」

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他們冒着雨，全身濕透地向前衝，走到一條行人天橋上，雨忽然停了，他們亦停下來。

森問：「現在大家有何打算？」

明先說：「我要回『小自聯』繼續工作，努力到底！」

森說：「萬事小心，不要隨便犧牲，必要時逃入大使館，但不要隨便找一間，有些國家只會『彈性處理』的。」

昌和強商量過後說：「我們要去阻止軍隊，但你們放心，我倆要做屠城見證，一定回來的。」

突然間，有東西在露台閃過。康連忙開了一槍，砰！打中了一隻貓，康頓時鬆一口氣。然而，這槍聲亦給一個特地回來看看啓國人安危的人——森醫生聽到了。森醫生不曾在啓國人，但他和這間房淵源甚深。他知情勢不妙，便悄悄地走出花園，房內的情形都給他偷看得一清二楚。所謂情急智生，森醫生立時想了一個辦法。他找了一堆報紙雜物，

雲曰：「我總算是醫學生，又學過點急救，我想去醫院照顧傷者。森醫生，醫院歡迎我嗎？」

「非常歡迎，醫院根本人手不足，我也是『蛇』出來，叫你們快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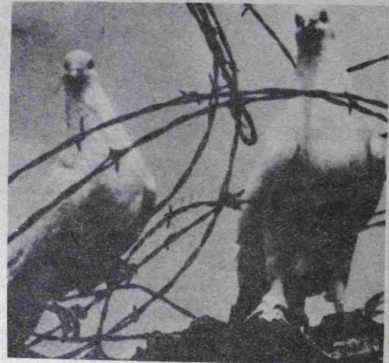
這時，雲再次把頸鍊交給明，說：「明哥，現在可以收下這個吧！」

「好的，只碰一碰就已逃過剛才的危困，我更愛啦，雲妹，我會好好保存它。」

接着，大家便從行人天橋兩邊離開，就此一別了。

無情的雨又再落下，但他們倒喜歡這場雨，因為雨水能掩飾他們別離的眼淚。日後可否再相見？他們只好答：「不知道。」

後記：筆者並非對前景感到如此悲觀，更不是，在寓言些甚麼，只想寫一些在動蕩時代中，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這些感情在太平日子裏是看不見的，這不是患難見真情嗎？



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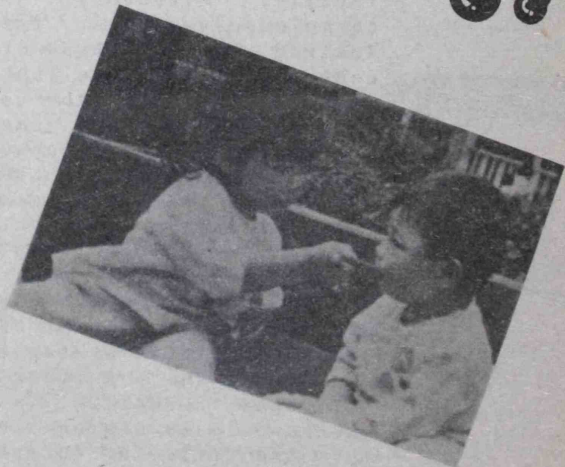
知己

不知不覺，認識他已十多年了。雖然，月老公公並沒有爲我們牽上紅線，但，彷彿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由我懂事開始，我們就並着肩，手挽手，共同邁向人生的道路。他不但是我的好友，更是我的良伴。可以這樣說：「知我者莫若他；知他者莫若我。」

誠然，自己那多愁善感，悲春傷秋的性格，實令人吃不消，但是，世界上就偏偏有一個他，居然能夠處處容忍我，處處遷就我。他會任怨任勞地緊伴着我：我的每一件事，或大或小，他都會關心慰問。當我偶然情緒低落時，他會耐心地逗我開心；快樂時，他又樂於和我分享；遇到難題時，他會細心地給我分析，然後便默默地守在一旁，讓我自己去作出抉擇。又，他永遠是我最忠實的傾訴者。

我實在非常喜歡他，或者，應該是……深愛他了。就算和他日夕相對，也一點沒有生厭，因為他時時刻刻都能從平淡的生活中，替我發掘一點點的樂趣。例如，在月明星疏的晚上，懷着惺忪的睡眠，伴我品嘗那夜幕的氣味，是他。於滂沱大雨中，伴我倚窗聽雨，是他。最難忘的是在休閒的時候，他總會和我一起重溫那些我深愛的，零碎的日憶的片段；又或者，他會陪我一塊兒地編織一個一個肥皂泡般的白日夢；又或者，他會伴我飛進未來的幻象裏。所以，因為他，我不只生活於現在，還生活於過去及未來，因而令我狹窄的生活圈子擴闊了不少。

因為他，我覺得生活更有意思；因為他，我喜歡生命；因為他，我感到自己是被重視的，是被愛的，從而學會怎樣去愛別人；因為他，我不會再害怕……



最後，讓我鄭重地向大家介紹我這位「知己」吧——他——就是我的思想。

講

座

餘

話

ON MEMORY AND LEARNING



(PART I)

Dr. F.H. Güldner
DEPARTMENT OF ANATOMY

Obviously, with such good A level results, medical students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they are able to learn well. However, when I was kindly asked to write an article for you and then cracked my brain over the problem what might be of interest, I thought, maybe I can tell you of a trick or two about how to make learning a bit more economical. It has once been estimated that a medical student needs to learn about 1 million bits of information. In Australia for instance this is done in six years of stud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ad for a period of 13 years a five years course, but recently reverted back to a six years course). In Hong Kong you need to ingest this enormous amount of data within five years, which is a lot of work.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learn as economically as possible, so that you have at least some time for other activities. A well balanced life encompasses not only work, but also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piritual activities (religion, philosophy, doing something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etc) and some physical exercise. Sometimes, there has to be an imbalance, usually in favour of work, but as long as you can compensate later, no real harm is done.

The exact mechanisms of learning and memory formation are far from clear and a lot of research has still to be done. 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ceives informatio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via sensory neurons. Most of these visual, auditory, tactile, olfactory and gustatory stimuli do not reach consciousness, i.e. they don't reach the CORTEX of the brain. Instead, most of these stimuli remain subconscious in subcortical centres, mainly the THALAMUS, which decides, whether it passes information on to the cortex or no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is information do not reach the cortex. If every bit of sensory input would reach consciousness, we could not cope with life. Thus, the cortex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e director of a firm, who makes the big decisions after receiving only the most relevant information, but otherwise sits in his/her sound-proof office in splendid isolation. The thalamus could then be compared with a secretary, who receives most information and decides, which should go through into the sacred office. Secretaries therefore have a lot of power, so much power even, that some Heads of States prefer to be called "General Secretary" instead of "President"! Another part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RETICULAR FORMATION, is constantly checking all sensory input, whether it is new or already known. When new information comes in, the reticular formation immediately increases the level of attention in the cortex, by sending a "wake up" signal to our director, which is called AROUSAL. Such arousal can be anywhere from mild to very strong.

When new information reaches consciousness and needs to be learnt, it enters first the stage of SHORT TERM MEMORY (STM), which only works for a period of seconds or minutes. During this phase, certain neuronal circuits are active, which enables us to keep such information (e.g. telephone numbers) in mind as long as it is needed and to forget it immediately afterwards.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becomes stored in LONG TERM MEMORY (LTM), when it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under mild arousal or immediately, when there is very strong arousal: For instance, you will need several repetitions to learn a phone number by heart, bu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it if you happen to meet one of the last wild tigers while hik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formation which is stored or "written in", is called an "ENGRAM" or memory trace. It is known that LTM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protein synthesis and RNA because drugs which inhibit protein synthesis also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LTM. In contrast STM is disturb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lectric shock or concussion. Once LTM is formed it is difficult to eradicate as it seems to be localized in wide areas of the brain.

Although a vast number of engrams can be stored in the brain, we are not always able to RECALL them. Somehow, we cannot find the correct drawer to pull out and find the memory trace we are looking for, although we know it is there. As annoying as it may be, especially during examinations, FORGETTING is important for our normal functioning during life. Just imagine how confusing it would be if you had recall of everything you have learnt before at any moment: when you want to deal with a problem, hundreds of associations are instantly recalled, so that you become unable to proceed logically, step by step. There are a few unfortunate people, who never forget anything they have learnt and therefore cannot cope with life.

Forgetting starts very soon after we have learnt something, an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recall information we have to repeat it strategic intervals. When we learn principles, the forgetting process is quite slow, and we only need a few repetitions. However, when we learn pure facts or words of a new language, forgetting is very fast, more than 50% after 24 h. Anatomy is a good example, where you have had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many facts, and where it helps to find as many general principles as possible or to understand it better in an embryological or clinical context. Here it is important to repeat newly learnt data within 24 h to keep recall at around the 100% level. The next repetitions should then follow after about one week, one month, several months and finally before the examination. This means that you need five repetitions on average (some of you may need more or less than that) to have very good recall at this crucial time.

As it is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repeat the reading of an Anatomy book five times, it becomes essential to make SUMMARIES. Such summaries should be an extract of the knowledge derived from the textbook, lectures, tutorials and handout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summaries should not have any grammatical or sentence structure at all. You need grammar and full sentences only for the first repetition,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completely. Afterwards you only need to see or hear the terms alone to get the necessary associations back into your mind. All the terms and data necessary for a certain anatomical region or any other topic can then be compiled in blocks on the right half of a blank page, whereas the left half of the page is only used for titles and subtitles. It is most important that this is easily readable, so that you can go through the material very quickly. In this way, using only terms and abbreviations,

you can reduce the whole topic to about 1/10 of its former size, i.e. a book of 500 pages becomes one of 50 pages, which you can read very quickly. In case you are unsure of something while you are repeating, you can always go back to the book or lecture notes etc. and understand it again. Although writing such an extract makes quite a bit of work in the beginning, it pays off very well later; when you will be amazed at the speed of repetition. However, I am always worried when I see textbooks where every sentence, in many hundreds of pages, is underlined with various colours. This does not help you much, unfortunately, as you still are compelled to read the whole lot again sentence by sentence. Pure torture! It is essential, however, that each individual makes his/her own summary or extract, as only you know, what it all means. It will unfortunately be useless for others.

to be continued

啓思房

提筆寫這篇稿時已是深夜，心中有很多話要說，但千頭萬緒又不知從何說起……

相信大家這陣子最關心的莫過於北京學運了，我也不例外，每天放學回家便扭開電視看新聞報告啦、時事專輯啦，看看形勢有甚麼新的轉變，聽聽評論家們有甚麼意見，閱報也是近年最多和最仔細的了，一天看四、五份報紙是等閒事。學運於我最大的意義，在於使我對一些問題作出關心和思索，這些問題都是我從前沒有考慮過或甚認為沒有考慮必要的。

看過北京學生的熱血沸騰，為國家為民族不惜犧牲自己的情懷，感動同情之餘，突然意識到自己生活上或感情上的一個缺憾，沒有國家民族的包袱，也就沒有承擔國家民族的實在感。你問我有什麼可令我犧牲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我答不上。當一個人的理想，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成就上，那種感覺是很悲哀的，好像全世界除了自己便甚麼都沒有了。一個人茫茫然沒有責任，沒有重量的在路上走，雖然瀟灑，但一種沒有邊際沒

有根的感覺也是異常難受的，也許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以為了要去填補這個內心中的空虛感覺，大多數的香港人，當然包括我自己，都傾向於崇尚所謂個人主義，每個人的奮鬥目標似乎只限於要追求更多的金錢，因為我們都沒有根，沒有值得我們去追求的遠大理想。若果有人說要為國家為民族努力的話，這只會被人視作爲傻子。

不過，經歷了這場學運之後，我發覺了自己其實和中國是有一份感情的，我感覺到在北京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市民是我的同胞，我也為他們正義和勇敢的行為感到十分光榮。相信有不少的人也許會和我一樣覺得中國才是我們的根，而我們正背着一件重任——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和昌盛努力。希望大家的熱情不會因暫時的失敗或是隨着時間過去而冷卻下來，反之，我們應牢記着六月四日的血債，堅守我們在民運大後方之崗位，努力去支持前方的民主鬥士們。

最初知道要寫這期的啓思房時，是十分歡喜的，因為這年來除了做了一兩個訪問外，便沒有做甚麼了，心裏很是慚愧，這篇稿當是贖贖罪吧，加上又遇上學運發生，心想一定要寫一篇像樣的文章，因此希望想清楚才寫，以致遲遲未能動筆，誰知一拖便到了截稿日期，於是草草成文，一場糊塗，真是十分抱歉。

求期



更正啓示

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啓思有以下之種字錯漏：

- ①第七頁〈港大學生節89〉一文中，「各院系都極力為自己的 Faculty 叫 Cheer」的 Faculty 應為 Faculty。
- ②第十五頁〈人世間之信〉欠了最後一段，如下：「啊！絲絲情懷化作串串頌母恩。美玉將手上剛收到的信慎重地放進銀色的小盒子內，淚水卻忍不住地奪眶而出……。」
- ③第三頁〈論壇上〉一文中，「中文醫學院院長李川軍教授」應為「中大醫學院院長李川軍教授」。又「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應為「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

錯漏之處，敬希見諒！

八九年啓思編委名單

名譽顧問：柯慧心博士

總編輯：張焜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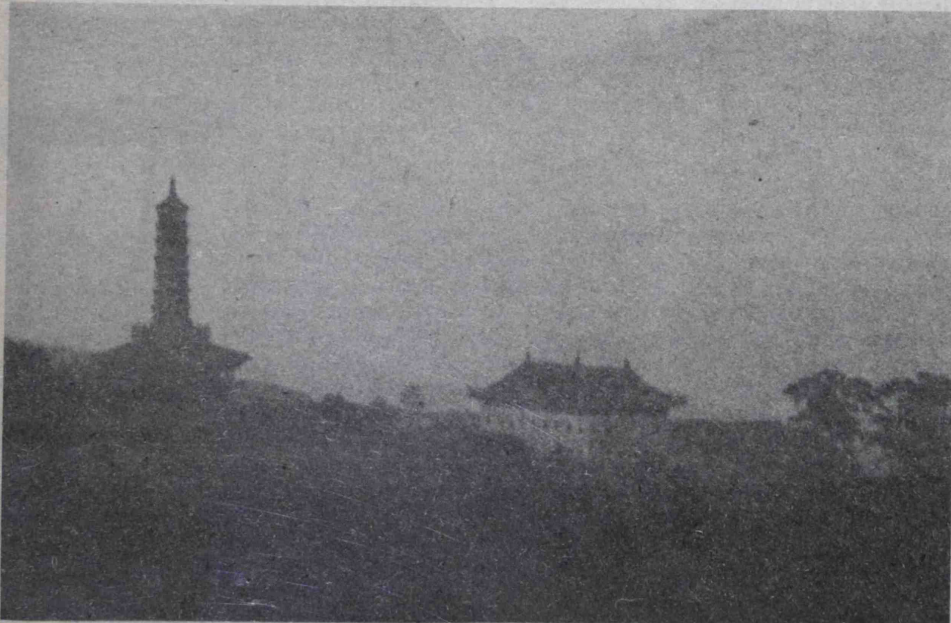
副編輯：湯嘉恒 薛耀光

執行編委：何志榮 黃舜雯 黃明沁
洪偉賢 陳振春 劉志源

編委：林穎超 馮偉正 楊偉民
李家駒 吳廷英 歐永恆
郭淑琴

總務：盧子峯
文書：袁慶輝
去屆代表：梁展聰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



記得在我剛進入醫學院時，我對啓思的工作已感到很好奇，因為它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些是要訪問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就這樣我便有加入啓思的念頭。雖然我在啓思招募新會員「報名表」上填了名，但是我因為有事而沒有參加啓思的tea gathering。幾天後有一位九一班的編委致電問我是否真正參加啓思，我便答應他下次開會時一定到。在最初幾次會議上，我們一年級啓思人彼此似乎還未熟識，於是極少發言。我還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九一編輯主持大局，當他問我們對下期啓思題目有甚麼意見時，我們都一言不發，而其他九一啓思人也在嬉笑，好像沒有理會這個會議在討論甚麼，這個編輯便給氣得死去活來，終於對着我們喊：「你們出點聲吧！」又懇求九一班啓思人停止玩耍。幸好，在第一期啓思出版後，九二班這種「不發言」的態度便消失了。

升上二年級後不久，啓思就開始選新莊，當時不少九二班啓思人都打算離開啓思，而我當時亦有這個念頭，但是將要卸任的啓思老總對我說，二年級的啓思人最主要的工作是指導一年級的成員，工作性質和我在一年級時的不同，而多數抄寫的工作是由一年級的成員負責。從他的說話中，我覺他好像

希望多些九二啓思人留下來，而我也想在啓思的編委中嘗試擔任一個新的角色，於是便決定繼續在啓思工作。

很快便到了和九三啓思人開第一次會議。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他們的人數比較少，比不上九二freshman的參加人數，這是否宣傳不夠，抑或是他們已感染到近年來大學生少參與活動的風氣？幸好大部份九三啓思人對工作都頗為積極，有些還經常主動地去發掘一些新奇有趣的話題。

在啓思工作了兩年，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是在做訪問時能夠與很多種人接觸，他們當中包括大學教職員和醫生等等，這些人在平時都很少和醫學生接觸，更加不會和醫學生談論一些我們要採訪得到的資料，以及一些與醫學生有切身關係的事情。但是這些機會卻又帶來責任，因為每次做完訪問和寫完訪問稿後，我都要確保文章的內容是被訪者所要表達的意思。通常，寫完的初稿要交給被訪者更正。記得有一次，那篇初稿要交給被訪者更正三次，才能弄出一篇被訪者認為是滿意的報導。還有一次做完訪問後，被訪者覺得所派去的啓思記者（剛升上二年級）所擁有的醫學知識，是不足以來訪問該問題，希望有一些高年級而又上過ward的啓思

人來做這訪問。很可惜，不知是否功課繁忙的緣故，最高班的啓思人（包括老總）也只是二年級的。幸好，有些曾經做過啓思的高年班師兄，在我們需要的時候，都會很樂意幫助我們的。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已是二年級過後的暑假，orientation'89的工作正進行中，相信在今年的Welcome Day，啓思人將會竭盡所能，向新生宣傳加入「啓思」這個大家庭。我自己曾是freshman，在一年後亦參與過迎新活動的工作。我覺得在迎新期間，新生要在很短時間內接收很多種不同的資料，令人透不過氣。所以單靠Welcome Day的宣傳，在招募新會員這方面，是不能有甚麼大作用。這種宣傳只能對那些已經決定加入一些寫作活動的新生有作用。我相信迎新tutor對新生的影響更大，因為他們在Welcome Day, Games Day和四日三夜的宿營都面對着新生。假如某一組的tutor們只懂得與新生暢談一些耍樂的事情，那組的新生對啓思的認識將會很淺，而組員參加啓思的機會便很低。這種情況我希望不會發生在今年迎新的任何一組，更希望有更多優秀的寫作人材能加入啓思這個大家庭。

J T

很多朋友都不知我是啓思人，因為他們連啓思編委的名單都懶得一看，也可能啓思房內總找不到啓思人之緣故。

知不知道我是啓思人倒不重要，反正還會減少我給人秋後算賬的機會。可憐在中國的大學生、作家和民運份子都在旗幟鮮明地申訴着、呼喊着，要打倒專制政府，說要自由、要民主……而且，老是揚着自己的名字到處巡行、示威、集會、批評。他們只懂得去逞強，才短志大，像是吃下了豹子膽似的。勇士們，你們可知道你們這一着累得政府浪費了數以萬塊的子彈頭，也耗去了以萬計軍人的精力，所以也怪不得政府要將你們壓在坦克車底，用火燒你們軀體，讓你們死得徹徹底底；你們的同黨則仍有勞各位幹警秋後算賬了。

天色漸亮，魚肚白的天，使我想起在遠方的他們。在同一景緻之下，彼此境況卻異常極端，大家都是人，都是黃皮膚，為何政治會令人痛苦、悲哀？他們究竟想怎樣，想擁奪權勢，利益？難道權力、金錢會幫助一個人昇華，達至更高境界？我相信不。說是身不由己又似是騙人的話，那麼，為甚麼他們會做出這樣的事？為甚麼？

士 彈

哀歌

普通人

孩子啊！你不要哭，
不要為那殘酷的暴政而哭泣，
你應以己為傲，
藉着你的犧牲，千千萬萬的人已經站起來。

孩子啊！你不要悲傷，
雖然槍彈在你身穿過，
我的心正在淌血，
雖然坦克在你臂彎過，
我的身也感痛楚。

但，孩子啊！你不要傷心，
你的血不是白流的，
鮮紅的血已經將我們的心燃起來。

孩子啊！你不要失望，
你的身軀雖已化成煙霧，
但你的聲音，你的精神，
卻不斷在我耳旁迴響。

孩子啊！你雖倒下，
我們卻要繼續你的理想，你的希望。

